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

明太常毗陵唐鶴徵編纂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楊文忠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其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其父春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辛卯年十二舉于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明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黃明督學雲南廷和請假往娶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之力却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憲宗寔錄丘濬爲副總裁廷和以纂修兼較正

官凡大事及名臣章奏悉以屬廷和草成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維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廷和與始蘇王鏊等七人廷和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辛酉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午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閣臣李賢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啓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肯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一日上御膳罷卽以御前饌頒賜宸

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廷和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其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爲講官十月修孝宗寔錄廷和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健謝遷去位姦璫劉瑾用事廷和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之遂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邏者伺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廷和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詔勅取

切中

廷和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間階品高任事與仲質時大異說者以爲故事尚書不入閣故也時逆瑾每摺據人細故輒成大獄廷和隨事掇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廷和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詔使患將奈何况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人咸服廷和料事之明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其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摺數總裁及

切中

纂修官廷和革俸二級十月孝宗寔錄成復俸如故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廷和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鏞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廷和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鏞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鏞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爲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寘鏞欲追鉞勅廷和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爲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爲計使其果與寘鏞合何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不然亦使寘鏞

善處

深遠之見
如此方可
以為大臣

自生嫌疑以為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冥鏞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詹子恒為中書舍人。五年八月劉瑾既收下獄內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輒封其門。差出官較相望于道。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廷和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况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為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既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本官王奉持二軸來令寫勅乃秦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綱瑾連用

安反側

兩公字。上意謂以天潢枝葉卑諂如此勅宜重加切責。李東陽曰且回至門上。即時有稿進呈。廷和語東陽曰須熟思之。此勅一下宗室疑懼者多矣。因邀王復坐。廷和曰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祇據搜出者朝廷覽之以為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為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也以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或將自我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聖明顧欲動天下宗室之心耶。王曰然則將如何。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耳。凡瑾私宅搜出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

知人

平世法紀
廢不如此
不振

寫揭帖進，乃先將二軸去，因進揭帖，事竟不行。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為總制，廷和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眾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叅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鄉村，七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中外咸知其事，莫肯任怨。發之，廷和言于朝，下中錫于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南北眾數十萬，官軍屢敗。廷和意用邊軍勦之，眾意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廷和曰：「內地腹心，邊同四肢，用四肢以驅心腹之疾，何不可？」廷和行其言，而以彭澤為總制。豹房義子多與賊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

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廷和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仍蔭子為錦衣衛世襲千戶。」廷和力辭不允。三辭，上令兵吏二部會勘，以聞得旨，改蔭六品文職。又辭，上鑒其誠切，許之。癸酉，繼母喻氏卒，廷和請假治喪。上命禮部諭祭二壇，工部遣官治瑩域，不俟奏請異數也。是歲四川賊鄆本、怨廖麻子作亂，彭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廷和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蚤耳。」彭問故，廷和曰：「往時福建鄆懋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蚤故。彭至逾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楊公真聖人也。」甲戌正

善料事亦
因知得舊
事多

皇明車馬紀 卷之四 楊廷和 六
月。乾清宮災。廷和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已。令諸司直言時政。上納其言。廷和卽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于茲適來災變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雪雨電。非時地震。天鳴相繼。軍民苦困。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榮免。尤望念。皇天付托之重。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蚤朝晏罷。深居簡出。視九廟之祭。崇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諛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藩陰結近習。獻燈于內。又欲遣人張

設。廷和語文書房官云。王府無張燈之例。禁內非擅入之所。恐有姦謀。不可不防。尋復請護衛。廷和復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豈可又從其請。費宏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父春卒于家。訃聞。上意留用。令部查議。廷和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奏復。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禮。得旨。留用甚切。次日。上特遣內官宣諭。廷和再疏陳情。朝廷猶不允。廷和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

孝俱失矣。始奉旨給驛奔喪，葬畢即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既歸，上每臨朝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質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等官敦促上道。廷和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詔旨卽下到家。三月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縹緲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况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一或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上令守使勅取速來。廷和又疏言：「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軀難馳道路，毀杖有覲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

始從所請。廷和乃得終喪。國朝相臣得終喪者，廷和始云。丁丑六月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家宣璽書。廷和懼盛滿，且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有司鎮巡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州，上在邊聞之，甚喜，遣內侍賜寶鑑、羊酒。十月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冕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巡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及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廷和首倡，寧冒國姓，擅威權，通刺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廷和曰：「旌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尊君如天，敢

有褻瀆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政使張龍來云。朝廷說閣老不肯作旗帳。豈忘朝廷使命之勤。恤典之重乎。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雷電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爲報耳。戊寅正月。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亦不謂忤也。廷和以道不合。謝病乞休。不允。二月。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然臨畢。但候于朝房。不復至閣。題銘旌。上議謚册。俱不與。有旨命題主。亦以疾辭。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餐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上不允。山陵畢。上還天壽山。七月。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較尉十數輩至。廷和家閉門不納。而去久之。乃知諭百官以將復北征之意。命內閣卽門上寫威武大將軍勅。

據此梁公似曾草勅而霍王諸公又力爲之辨此關政體亦大矣何無定說也

梁儲等免冠謝辭。晚乃出。明日閣臣皆註籍。儲至閣。諸司禮至。促寫勅。儲爭之。不得。十三日駕出。明日儲至。廷和言。故廷和嘆曰。廷和負國。廷和負國。蓋自恨久病。不得出爭也。自正月至。是在告。凡三月。移文吏部乞除俸。上不許。疏凡八九。上畱之。愈篤。乃出供職。已卯正月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廷和曰。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於事體有礙。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耶。卽以奏納。還旋出德勝門。迎駕。大奄張銳馳至行幕。授廷和前奏擬旨。廷和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

有大臣體

通疏忠懇

如謂亦大
公天代
而王
許北梁公

皇明朝世續
耶銳曰朝廷在教場待旨而入廷和執不可銳去復來廷和曰必欲擬旨須去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來言請即擬票廷和堅執不行上令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勅獎勵馮清一字不及威武大將軍上卒從之廷和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復有手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廷和上言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位曰天位事曰天工是豈可有一毫之怠仰惟皇上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祖宗之法今奉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是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是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既以自任之矣何謂又舉而歸之總

兵官夫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而施之于大將軍至欲加之以公爵公爵雖尊則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興言及此良可寒心不知陛下何為即樂此乎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為戲耳嗚呼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喜祥而惡異不避之名無故而加諸人則必拂然而怒是以古人于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占其禍福而天子固不可有戲言也而可以假設為哉况人君一言一動上通于天不可不慎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疑憂懼至今尚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為懼又當何如萬

一宗室之中。或有授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官。內有姦惡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明。臣等一介寒微。修身人家。固不足恤。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者也。伏望皇上追寢前旨。庶幾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矣。不報。上欲南巡。校言者舒芬、姜龍等于朝廷和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于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社稷計也。今聞有死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遠涉大江。應接皆腹

裏人。面目相似。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鑿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保。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廷和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廷和與諸閣臣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廷和曰：我知有軋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我輩名爲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每日票本進。上輒從中改。不知何人執筆。看來我輩只當六部中一都吏。謄稿而已。時各衙門題奏文書有留中十餘日。或月餘不下者。外議謂錢寧令送兵部王瓊改擬。一日兵部叅奏四川巡撫馬昊本中誤遺一竹紙小

皇明輔世編 卷之四 楊廷和 十一
票蓋改擬之詞也。散本者倉皇取上，卽如所改批出。廷和故云然。跪門五日，竟不見荅。強已之中，貴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橫甚。廷和雖不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悒悒不樂。五月十日，御史蕭淮奏宸濠不軌事。十四日，諸司禮持奏至閣，衆相視無敢言。廷和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其逆謀雖成，反形尚未露。朝廷須處置得宜。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士奇、楊溥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趙府，卽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亾命出入府中，改護衛

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昴錯事。廷和曰：昴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廷不進，至湘江聞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瓊使人要于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亦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覆庇囊橐之。復奏云：寧府旣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廷和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兵，陰助宸濠也。廷和與廷辯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廷和。百計誣陷，然廷和守正卒不能中也。

皇明朝世編
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時上欲親征羣小慙憑之意益決廷和
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于左順門廷和與
三閣臣曰皇上不必親征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
耳仍命鎮巡官調度應援或搗其巢穴或扼其奔突是乃萬全計
也此賊得罪天地祖宗江西軍民恨入骨髓若榜諭順逆使之勤
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
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
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廷和因向諸司禮言曰公等敢任之乎又
向許泰江彬等言曰公等敢任之乎皆不應明日親征旨竟下不
能止也廷和曰大臣扈從分也亦義也但連年巡遊于外皆不用

文臣扈從今年自入春以來卽欲南巡因言者諫止近以逆濠作
亂遂有親征之說其寔意在巡遊耳若必欲我輩去行營除軍機
進止外凡事俱待我輩議處庶不徒行若御寶亦不可輕出兵部
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廷和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
姦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鄩老人掘得舊印尚且惑衆况國器乎卽
有拜除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也蔣冕毛紀皆主廷和說
梁儲謂朝廷旣出我輩不可不出先生不去我亦當去御寶亦當
載之以隨廷和言我輩不去彼用事者尚有所顧忌而不敢爲若
我輩同行凡事皆分任其責彼更何所畏乎公在行遇事有所不
可者能一一匡救之乎梁儲云我如何不行匡救立在御舟前亦

欲力諍也。廷和笑曰：「在此尊嚴之地，又當暇豫之時，且不敢爭，況行營乎？」又數日，文書房來取內閣職名，旋有旨命梁儲、蔣冕、扈蹕、御寶終不行。又明日，有中入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空勅。廷和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竟不進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勅。廷和曰：「朝廷親征奉天討誰敢以差遣為辭？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為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斬寫勅者，然後與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廷和不能以宗族性命換官做，今日不寫勅，不過為民充軍，重則賜死耳。死後更有人奏表贈謚，不至上累祖宗下累子孫也。中使覆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

大臣節概

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嚴切。廷和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廷和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梁儲云：「只寫勅與鎮巡亦可。」廷和曰：「公可自進稿。」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廷和何人敢稱為此號耶？他日磔屍覆宗，不足以贖此罪也。」廷和有死而已。蕭敬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廷和薦劉春知

制誥有旨責廷和引用鄉里令回話實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故借此譴之及疏上亦不罪也廷和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轅者數十疏皆不省既而庚辰十一月上還住通州召廷和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廷和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于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自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倖臣廷和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

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陞提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躡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塔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爲張永所發云與宸濠通和外議洵洵謂二人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欵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惡瓊辛巳三月魏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希冀萬一廷和知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等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廷和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蚤少監陳巖倉卒來

報駕崩于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于大內廷和。即語嚴曰：「○
 亟啓太后取與長子來繼大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
 廷和一紙。乃大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
 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交。奏娘娘與閣
 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悞天下事。廷和讀罷。
 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行皇帝
 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昭聖慈壽皇太后降
 懿旨。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員。迎與長子
 來。即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
 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廷和持金牌信符授之。廷和意

印此一言
 已作張桂
 張本

大臣力量

不欲遣谷危疑中恐相左不敢更也。初聞變。廷和先命閉閣門。時
 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皆不得入。王瓊聞閉閣
 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大行皇帝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衆
 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自閣中謁廷和。且賀曰：『昔呂
 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
 難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廷和曰：『祖
 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
 憲提督優卹。揀選團營官軍分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
 威武團練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原調各邊併

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各鎮人賞銀三兩此言原調各邊
併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本鎮人賞銀三兩則知
江彬所握邊兵無獨留理矣或又言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
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
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
于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非矣革皇店官較并軍門辦事官旗較尉俱回本衛
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炤原擬賞之差人
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外盡數
放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
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督捕盜賊皆出廷和獨斷而以先帝
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留待嗣君行廷和曰機會間不容

大臣識見

髮時權奸人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
制耶九門防守之命已下許泰意若不懌邀兵部王憲至閣欲有
所言廷和問則徒倚不對而私相諍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
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
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
太監提督團營今張許防守而遺平虜蓋為彬地且以脅公也廷
和曰團營根本也故畱孫與平虜專主調發諸公在此專主防守
各有專責庶不悞事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個賊
廷和問賊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
脅廷和也廷和曰今日之事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族禍耶

皇明車世錄
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甚憂之。廷和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為也。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廷和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畱置之。左右既而扈從巡狩。一時隨駕者。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伊蓋不必自疑。人亦不必疑之也。近反者。內有寘鐠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為名。外有劉七藍五。鄒老人等。迫于饑寒。各嘯聚至數十萬。皆隨起隨滅。朝廷何負于江彬。彬以何為名而欲反耶。江即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假萌非望。即顧盼間。壘粉矣。若江能與諸公。起此危疑之時。協力共濟。

大足鎮定
人心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疑而自疑。人亦不須疑而疑之。此在諸公本部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為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為彬遊說。以探廷和意。而廷和對之語。有操縱江間之稍安。廷和復語泰曰。今日已晚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贊叅將三千人。可且分佈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叅將何在。泰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廷和速而語之曰。總兵鄉見。今夕之事。一以付君。嗣君至日。我輩為君具奏之作。一知証人也。贊即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衙市間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為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者欲移入城內者。欲奔出。私相語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

皇明車世紀
廷和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揚。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防守之命既下十五日。蚤廷和與蔣冕、毛紀入左掖門。遇武定侯郭勛、兵部尚書王憲及許泰。廷和亟問曰：各門人馬已分佈否？齊應曰：張太監不宥相會。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廷和曰：諸公就而會之。如何？今日之事須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團營官。兩手只扯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廷和曰：懿旨既下。卽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節制。兩總兵皆世受國恩。司馬掌九伐之法。如何可爲此言？朝廷何所賴耶？諸公皆遜謝。廷和時有所激詞甚峻。尋亦悔之。然不容已也。於是武定諸人乃往就張議之。至午兵部王

憲同忠。永一、張太監同至閣中。言曰：二公受命防守。須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廷和曰：唯唯。徐謂永曰：公朝廷重臣。平寘鑄擒劉瑾。威望久著。今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忠曰：公朝廷近臣。久在大行左右。能直言爲大行所親信。今危疑之際。同心共濟。嗣君至日。自有恩典。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無名目。無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廷和笑曰：倉卒之際。豈能便鑄關防？懿旨一下。卽是勅書。提督防守。卽是名目。嗣君旬日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恐嗣君聞之。亦無不樂也。又謂永曰：今蚤聞武定諸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佈矣。但欲請賞賜耳。廷和曰：賞賜朝廷不吝也。王瓊初來。逕造

想新都策
定不然其

閣中堂廷和但揖之無延入之意已乃迤邐閣門外大慙阻故事
改革之際各門防守原無勅書忠亦無防守之命也十七日朝臨
罷魏彬謂廷和曰親家煩扶持謂彬也廷和曰公親家朝廷大總
兵也安用扶持時京師人藉藉言彬反廷和子亦言之廷和曰逆
節未萌何以擒之蓋家庭亦不言也次日告蔣冕故曰連日介介
于懷者正以此耳冕曰彬等握重兵發之須中機會是日坤寧宮
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勅之安陸廷和偕蔣
冕入用璽大奄俱在廷和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
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廷和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
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

夫何進能
幾又何不
言之張永

亦魏一隙
之明

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言紛紛若不蚤請太
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遺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累也張銳疾
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營擅改團
營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惡貫
已滿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為辯廷和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
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
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廷和詞色俱厲陳巖替之
曰且收得在廷和即應之曰嗣君或寬宥之未可知也今且擬
旨監候耳蔣冕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公何大亟廷和曰此等事
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旨奏太后與蔣冕候于閣中久未下

人臣非判
死生何以
當危疑

承報之豈
以不與聞
耶

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冕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左順門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為詞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斥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謹聲雷動為之謠曰拏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為穩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于此蓋琮嘗勸彬以家眾不勝則北走胡耳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怨其母亦云然收捕者云彬已分佈腹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表甲裹糧

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復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未可知也繼世紀聞云江彬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叵測人心洶洶時內閣楊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兵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寔削其羽翼也楊公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訂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啓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拏并男婦黨與不脫一人彬坐凌遲處死人皆稱快余按本傳謂張永潛使報彬此謂與永密訂何踈豎也於時本兵乃王憲方與許泰輩右彬安得亟與之議魏彬以大義滅親又何藉張永也弁州乃據紀聞以為張永有功証何耶先是

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于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廷和笑曰客談何易安得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為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內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聖母請命司禮監太監一人及京營提督領兵迎護遂命司禮溫祥及

提督團營太監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廷和弟廷儀領京營兵五千人往戶部侍郎鄭宗仁主饋餉工部侍郎趙璜治道路孫和等皆言兵少廷和謂經過處所供億繁勞必不得已六千人足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副廷和言此行與征勦不同無他調發安用旗牌是日蚤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候廷和弟于金水橋南言之廷和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廷和言但候于黃河北面可也數日後吏部尚書王瓊要府部科道俱來言各衙門欲分官奉迎廷和言二十四監局諸貴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諸間迎合有先入之奸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辭也明日禮兵二掌科言曰聞諸貴幸多賚金帛前去行賂須科道各遣二人往時監察

長慮

老成

之庶有所警廷和云彼有所賂豈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心事體不便萬一發之不中嗣君之心先疑矣張太監永使人來言欲迎至真定上下廷和謂行止在公不敢與知也武定郭勛及許恭亦爲之言使者再三至乃論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能保無他虞乎張銳使人來亦復言然廷和曰我輩但知公領勅提督官按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止不行十七日朝臨罷出左順門王瓊向廷和云天象可憂廷和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豈不可憂廷和曰久旱故耳王曰占書不然女主昌廷和曰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王曰恐應不止此廷和曰天道遠非人所易知瓊言有幸亂意蔣

皇明事紀
冕毛紀言曰。倅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嘆。可嘆。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爲聖旨。廷和與同官言。今日之事。主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靈長。有老太后在上。當此大變。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稱頌。若欲改改聖旨。事體似有未妥。因簡祖訓。皇后不許干預朝政。一條示之云。皇祖內令如此之嚴。又簡大明律內。皇后稱懿旨一條示之。我輩不敢差久之。又來傳諭云。前代有稱聖旨。是如何。廷和曰。世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貫內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爲女中堯舜。我輩豈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耶。遂不復言。四月二十一日。

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廷和及府部大臣。宣諭五鼓。繇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廷和承虛宸總已。海內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于即位詔除之。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投豹房等。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別密書緘之。不敢露草。特廷和侍行殿。蔣冕入閣。理文書。就廷和家取之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晨。文書官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卽跪奉天門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于左。

大臣力量

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冕、毛紀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同官急趨華蓋殿，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見。語之曰：「函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梁儲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廷和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奉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天子也。」二十四日，上召廷和及蔣、毛二人見于文華殿。廷和曰：「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遂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

可徵。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天法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上曰：「先生每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官武臣亂政。廷和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廷和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寧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廷和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移居豹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家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帶爪刺，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廷和曰：此事外人俱未知，于是始擬王瓊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爲民。」

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時內外戒嚴關節不通瓊危迫甚摺據
誣奏廷和與廷和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甚怒欲重治
之廷和復為解掾二十八日召廷和等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
張佐傳諭上意欲廷和發王瓊黨宸濠事廷和曰外廷自有公
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正如
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章諫奏疏俱從改
擬皆朝廷所共知者廷和故云然二十九日復召廷和面諭曰先
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廷和頓首謝賜茶而退五
月十二日廷和與同官恭詣武英殿題武宗神牌諸司禮皆在
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廷和曰連日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

賤鯨之喻
頗為過當
禹郊鯨亦
以天子尊
父矣

帝明王莫如舜禹舜有天下不曾追崇瞽瞍禹有天下不曾追崇
伯鯨此可為萬世之法漢宣帝追謚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
悼后至今猶非之哀帝尊崇定陶哀世庸君所行不足為據魏明
帝勅戒公卿謂今後藩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為皇稱
妣為后者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晉元帝自瑯琊王入繼止立王子
為王奉父共王祀宋時濮國之議英宗終于不行孝宗理宗並不
追崇所生所以廟號稱孝稱理今日我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
帝以下皆在下風我輩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顧阿意導諛使陷
哀帝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生所言皆是
皇上欲盡孝情不可不從廷和曰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議誰

敢犯之。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事。時有訟四家人強占人房室地土搶奪人財畜產者。法司鞫之。其家人輩皆擬枷號充軍。奏下閣中文書官傳諭。上意欲貸之。廷和與同官執不可。往反再四。至是蕭復以爲言。廷和曰：數年以來，權奸擁政，法守盡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新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方皆仰光彩。各皇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痛自檢制，以爲之倡率。顧乃首欲犯之。耶往來充籍之徒，指稱二侯名目，在外害人。京邸人怨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能禁約。遂使錢寧、張銳輩得以讒口構于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爲誣奏，重賂錢寧輩至數十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年。

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于如此。前日已誤。今日可再誤耶。重治此輩，正爲衆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宮掌宮太監及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廷和曰：正欲揚言于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各家人輩竟皆發遣克軍，但免于枷號耳。旣而欲于興獻帝后加皇字。廷和復屢疏抗章言之，皆不行。自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大夏受知孝皇，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冒濫者。孝皇竇天太監竇瑾奏止之。大夏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各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

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廷和深憂之。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集。爲之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廷和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于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兵百人護入朝。名隨朝軍。旣而內官御用尚衣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一參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奏。其辭過激。內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舉二十四監局已革者盡復之。廷和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爲新政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

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覆上會有南京大水之異。廷和等極以爲言。擬旨已查革的。再不許收補。存留數內有逃亾事故者。照舊勾補。上從之時。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廷和疏言。陛下嗣登

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恭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爲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卽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餌。時有爲之彌縫者。鞫之不得其狀。廷和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

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廷和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于是擬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恭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克軍而已廷和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爲大有爲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政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

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宥旨荅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迨左右可乎願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令籍沒其財嘉靖元年上以清寧宮後三宮火命司禮監傳諭宮眷居位稠密欲奉遷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宮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宮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宮者亦并西移廷和等聞之驚愕遂言皇上仁孝豈宜有此舉動聞西城仁壽宮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武宗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况親受武宗神器之傳恩德甚大事其後妃禮宜從厚今康陵土尚未乾遽忍忘

皇明神宗 卷之四
之耶。憲廟諸皇妃迨事。皇祖與邵太后寔在同時親愛之情。不言可知。遭此回祿之變。正當體念安慰。顧乃置之。此地非惟聖心不安。恐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于聖德所損不小。若未行不必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言之。其事遂止。三月。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券誥。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廷和上疏力辭。上不允。廷和再疏三疏。四疏。上批荅數百言語。益切至五疏。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特允之。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廷和又辭。上批荅云。漢文帝宣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殿蔡

義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况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進階錄廕。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廷和方欲再辭。是時板援爲錦衣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回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苟機事不密。奸雄得逞。國家生靈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有不首罹塗粉之殃者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社稷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况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廷和特恩。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

除廕于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廷和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上溫旨慰，畱令鴻臚來諭意。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蕭敬傳上意，欲頒遺詔，且手持一黃揭帖曰：「此已有稿。」第欲先生潤色之。廷和曰：「遺詔止行于宮中，先傳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蕭去。廷和遂與同官言曰：「遺詔在壽安未宜，皆以爲然。」廷和又曰：「三年之喪亦不可行。」毛紀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會典摘大明律令，孫爲祖以齊衰期年之文相示，又取孝肅孝貞太后喪禮儀注閱之。廷和曰：「內庭一應祭奠皆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皆殺之服以十三日而除，遂擬勅諭進呈。」蔣冕謂有勅諭可以止。

遺詔矣。明日早掖門未啓，散本官趨廷和輩入索遺詔。廷和曰：「昨已進勅諭矣，再來應亦如是。」未幾，諸司禮皆至閣中傳諭。上意今日之禮悉如。孝肅行事急，頒遺詔。廷和曰：「事體似有不同。」蕭曰：「壽安與孝肅皆自皇妃爲皇太后，如何不用廷和謂孝肅于憲廟爲親母，孝廟承憲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遺詔。今上繼孝廟之後，承武宗之統，因興獻帝乃加尊號，蓋聖情有不得已者。于禮爲未安，於義爲未正。廷和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外議紛紛猶未已也。此事豈可更犯衆議以損聖德，萬一不聽，予輩言議者將復紛紛能無傷聖心耶。宮中禮儀一切從厚，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來執議如前謂。

上必無服三年之喪。廷和輩言：此乃綱常典禮所係，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今以 上意行之，何爲不可？廷和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于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况旣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召廷和輩至文華門，廷和以爲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上竟俱從列位。先生言：但欲改十三日爲二十七日耳，再無容議也。廷和云：所當議者正在服制。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于天下後世。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自己父母于地下，父母必謂你仗祖宗福蔭遭逢 聖明，濫叨大任，不能輔導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司禮張任云：老先生議論已到忠孝已

盡。朝廷行三年之喪，亦盡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先生說他日無顏見父母于地下，卽是王且削髮之意。但王且是贊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同。廷和云：爲大臣不能事君以道，隱忍不言，卽是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衆司禮云：連日議論我輩一一奏知。 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順從。廷和云：經書所言孝道甚多，今不必遠引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若服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 上意已定，我不敢奏也。然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官中，免頒遺詔，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諸司俱免進香，亦

見降殺之義矣。廷和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責，一事未盡，輒憂形于色，食爲之減。嘗密啓陳論，有大不得已，乃疏言之。如崇聖孝隆聖治，請拆毀保安諸寺，請毀不經祠宇，請勤政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進經筵，日御及節省光祿供應。上皆溫旨荅之，而必見于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有稱其骨鯁如古社稷臣者。廷和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府隔絕，特假章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就甚哉。十二月，史道閻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廷和，乃扶同誣奏。廷和疏求退。上歷叙其勲庸，令鴻臚柱諭，亟出供職。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講、劉

廷篋、少卿楊一洪、郎中唐胄先後奏道挾私害君子。上覽之喜，下道獄。廷和復言僉事史道論臣荷皇上聖明，下道于詔獄，而令吏部鴻臚寺諭慰臣。至于再三，公議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今道冒不測罪，臣竊惜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妄，取罪卿爲之。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鞫明分處。上又日遣中使促廷和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自是大禮議起矣。二年閏四月，廷和以弟及女之戚在告。五月，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諭，欲加典獻。帝皇字同官，不可旋具疏言之。至六月，廷和出朝。上諭諸司禮曰：楊先生出矣。復遣諸司禮來，申前說。次日復來。

應之如前去而復來。次日又來。廷和曰：「此事關係萬世綱常，自古皆無人敢行，豈敢自我輩壞之。况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行。若必欲行，我輩惟乞休去耳。蔣亦極力言之。毛費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一日罷朝，召廷和、冕等至平臺。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上親授廷和勅一通，諭曰：「是孝道。先生將去，行展讀之。」其詞曰：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天命入奉宗祧，自即位以來，奉天法祖，恭侍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怠忽。朕本生父興獻帝母興國太后，雖帝后之稱，禮養于天下，未遂朕心。今尊朕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國太后，為皇太后，其尊號稱字，并勅諭卿等。

便寫擬來看施行。朕以荅劬勞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勿再固執。廷和言曰：「臣等欽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舜禹所行事。陛下是不忠也。况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壞自今日。上曰：「自古亦有行者。」冕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陛下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恭王，未曾稱帝。廷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為法。」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言之，至今使其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慰皇上孝心，下以盡臣子職分，何待煩勞。聖意也。臣等議論已盡，雖死不敢奉命。上曰：「朕受天命，繼大統，要為父母盡孝道。」冕言：「天子之孝，在

于承宗祀安社稷陛下承太祖太宗孝宗武宗之
統興獻帝與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讓一皇字
少見太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有所加祖宗在天之靈必不
能安恐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廷和言去年帝后尊號之加
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尚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聖心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廷和
言連日司禮監傳諭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
于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于理便是
孝道若違悖于理豈得爲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古所
爲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爲不孝蓋爲不能盡本等職分

也陛下敬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君道卽是孝之
大者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冕言陛下日勤政事便是
大孝廷和又言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爲天下臣民之主若
此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天心下無以合人心誠恐聖心
亦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恭奉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
執亦知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去再進揭帖陛下從
容啓知興國老娘娘以安老娘娘之心張佐奏云到下面再議
冕云更無他議命賜酒饌是日廷和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略無
所忤自後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
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廷和執不可用是左右得

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楯李雲容黃緣進用蠱惑廷
和上疏請拏問明正其辜工部郎中葉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
遲期下獄廷和疏掇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
罪江彬黨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廷和疏請亟誅之時上頗事齋
醮廷和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凡
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宮殿答應人員務選老成謹厚內臣
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
端左道亟宜痛絕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一謂齋醮必須預絕
其端不可輕信累千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至屈萬乘之尊親蒞齋壇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番
漢僧道試嘗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
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固聖王所必禁也昔
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繫繫金
虜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皆崇信佛道建造寺
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亾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言矣然
則焚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經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
以周窮乏臣等職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畱神采納斥遠
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定萬世無
疆之休時道路傳聞鎮守湘江太監梁瑋遣人挾貨營管織造已

而內織造染局太監刁永年果稱上用袍服及四宮等服御織造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懷兵科給事中張原亦以爲言章俱下所司宜如言官所奏無累聖德無已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內臣提督弗允于是廷和乃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與蠲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非惟逼勒逃亾抑恐激成他變况經過淮揚邳徐諸州府高下遠近一望皆水軍民田房槩被滄沒百里之內寂無爨烟死徙流亾難以計數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

子相眎沒水痛哭而死官已議爲賑貸而錢糧無從措置日夜憂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垂首枵腹以待斃勢必起爲盜賊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者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商船無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况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寔切驚懼所有勅書決不敢撰寫疏入上曰織造自是累朝事例况兩宮進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官業已差卽撰寫勅來無再執拗時九卿尚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古棋等又皆極陳其不可廷和復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因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維不無庶幾改之

危言

是時已免
鎮守何待
永嘉

之望。臣等所為惓惓。非敢竇擾。陛下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羣。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非固執已見。違物不通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論大相違物。以取議後世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奸邪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與二三奸邪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謂織造累年事例。臣等攷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皇考恤民節財。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陛下他皆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方陛下登極之初。諸所傳設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臣等先後具題具蒙俞

允。勅書免。撰海內之人。方傳頌。聖政之美。聖量之寬。何意今日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辜。遂令此輩小人。敢于復蹈覆轍。陛下何忍墮其姦計。壞祖宗之法度哉。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傾覆矣。賴陛下再造。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甦醒。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年間。百不及一二。今日豈堪更自敗壞耶。與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實不敢撰寫勅書。以重悞國殃民之罪。伏望俯采廷議。停止差遣。仍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遠斥不許。仍侍左右。以杜後來

始終進退
表表可觀

壞事之漸。允爲宗社無疆之慶。報曰。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卹民之至意。朕已知之。宜安心治事。但此事業已差。官其寫勅遣行。第令安靖無擾可矣。自是左右譖搆益甚。甲申正月。廷和上疏乞休。不許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會御史涂相等。上章留之。廷和竟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友故人。行田野。話桑麻。與端虹司馬兄弟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廷和聞之。怡然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夢天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

賓筵偶語
固不究心
亦是經濟
要術

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訃告于巡按歐陽子重。會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請假回蜀襄事。廷和少有大志。嘗夢天門開。見棹檝。題曰際昌辰在。卽時勛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沉靜。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文亦簡暢。不爲章句文詞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相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一切當世之務。無不攷究。精詳言其事。若人又詳其年月。至于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此非盡得之書也。賓筵偶語。固不畱心。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寘鐫宸濠兩宗室之變。廷和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

此是經濟
本領

官讐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盡去官簿書以滅其跡一日
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廷和曰圖籍國
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無然明日乃移
之千步廊焉焦芳有怨于彭時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
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
不得爲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榜其罪于朝瑾主
其言來閣中議之廷和曰王吳皆往事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
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
事廷和曰非盛時事恐爲主上聖德累乃止鄭僖王薨世絕東
垣繁昌二郡王爭襲繁昌以兄終弟及爲辭東垣謂其父與繁昌

俱僖王之弟其行四繁昌第九奏上召府部臺諫集議衆相顧莫
敢先發廷和曰是當如武官襲廕例衆皆以爲然于是會奏請以
東垣進封然親王世襲進封之例祖訓亦未之及也一日退朝
後復宣廷和輩入刑部主事宿進以建言忤旨上怒甚欲宣至
洪武門山子前親鞫之李東陽言後生狂妄言事要名若重罪祇
成其名耳不如寬之司禮張永曰上怒且不測廷和問已至山
子前否張曰使校尉索之不在衙門亦不在家不知此時至否諸
司禮又言上欲見三先生言之廷和微聞上已被酒因向東
陽云暮夜恐非見召之時張曰若不見須擬旨進我輩好奏也廷
和又贊于東陽曰我輩不知本中所言何事豈可輕率擬旨但登

諸公從容採解。庶于聖德無損。聖政無虧也。張曰。上意難解。廷和曰。難解而能解之。方見諸公扶持大功。頃之聞已。宜至錦衣衛直房。廷和心私喜。以爲進此易爲言矣。復告張曰。望諸公極力調護。務保全伊性命。毋汗朝廷玉塔也。時聞上坐于午門內。廷和輩亟趨出。循東廊而行。尋聞杖之五十。送戶部發回原籍。爲民。宣府巡撫勅詞。舊與大同稍異。正德十四年。都御史竇杲將往宣府。請易之。鎮守太監劉祥隨駕還京。因請于上。乞以巡撫責任備載。內外鎮守官勅中。廷和方在告。梁儲遂各如所請。給之。旣而薊州遼東陝西延寧甘肅七鎮守臣。皆以爲請。傳旨閣中。速令進稿。廷和偕蔣冕毛紀。再四執奏不可。且仍查宣府巡撫官舊勅。

重與竇杲進稿乞易之。未得旨。時各邊鎮守隨駕在京者。俱繳還舊勅。乞新勅。上屢遣諸司禮至閣中言之。廷和言。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在內廷則司禮不得兼別監。在外朝則吏部不得干別部。在外藩則都司掌軍政。布政典錢穀。按察理刑獄。亦不得相兼。在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領軍馬。巡撫總理軍馬城池錢穀。及一應民事。此成法也。祖宗律令。變亂成法者。斬。誰敢犯之。諸司言。宣大二鎮業已給之矣。廷和謂。前日已誤。豈容再誤。容簡舉行可也。廷和又言。西北七鎮。盡天下地方之半。若創改勅書。變易職掌。今後七鎮守臣。有亂政害人者。皆自今日始。是西北一半天下。由我而壞也。廷和么麼小子。能當此罪否。况內閣寫勅。止憑

各部手本開具責任。豈敢擅增一字。因具疏進。呈明日得旨。朕覽卿等奏詞。具已悉知。但前次巡守地方。各官隨侍。偶有事件往返者。數次。今特通降便宜。勅書易于行事。永爲定規。兵部亟送手本。請勅散本官云。手本已來。更復何辭。廷和復執奏云。在兵部則從命。在內閣則從義。決不敢阿徇。以取身家之禍。廷和手可斷。勅不可寫也。諸司禮氣阻。數日後再至。三至言亦如之。散本官日至閣中。輒首言之。廷和曰。前言已盡。豈得復易。同官中卽有肯寫者。當自書名進稿。不敢連署。以取連坐之罪也。旣而山西鎮守吳經隨上南征。至臨清。復遣人從閣中乞仍領舊勅。曰。近日在途。止負空筒耳。得此亦足鎮壓人耳目。蓋彼亦知無可奈何矣。錢寧氣焰

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廷和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廷和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廷和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投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投尉輩。皆陞錦衣衛官。而永自欲封伯。首徑下諸司禮至閣。廷和曰。自古內臣封爵。僅有五侯童貫等。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誰敢爲此。亦族事。諸司禮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廷和曰。先年太監中有劉永誠者。歷事累朝。七十餘年。出入中外。多勞勩。久在御馬監掌事。京師目號劉馬太監。未嘗封侯。卒後其侄子聚乃爲將官。因鎮守功。以功封寧晉伯。非永誠自爲也。其墓誌在岳學士類博稿。卽命中書取稿來。手揭示之。諸

宰相須用
讀書人不
益信哉

司禮中有首官者。范太監曰：可下吏兵二部，令多官議之。廷和曰：張公奏誅逆瑾，靖寧夏之亂，功在朝廷，天下皆知之，恐不假此爲重。若多官會議，誰敢阿順？上意變亂成法，自取重罪，必將正言極論，形之奏牘，揚于大庭，似非所以爲張公寵也。時張亦同來，皆怏怏而去。既退，廷和因張所厚，密諷之，謂此舉在朝廷，爲異恩，在公宜力辭。乃見勞謙盛德，明日奏下閣中，擬旨寫勅褒諭，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賞綵段五十表裏，姑憫其意。張上疏辭，一無所受。外議始定，未幾，張爲太監丘聚所訐，出居私第。謂所厚曰：今日始知楊先生前日愛我之厚也。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爲邊害數十年。彭澤嘗遣之，喻土魯番，乃許以厚賞。彭

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乃誣奏彭而虎仙得脫罪。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衛指揮使。廷和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寔，內覘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乃就改元詔中擒之。正德末年，言官劾權倖，獲得罪。廷和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亡皆厚恤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旨詰問，廷和皆力揀之。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廷和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德之。名學士

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
又嘗置義田于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
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
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于道學者乎平生建白有題奏錄
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古國家有艱巨之任天必生豪傑之士以佐之若文
忠者非其人乎武廟之世兇璫悖將交結煽惑動輒取旨以撓
政柄挾必不可回之勢行必不可從之令蓋至于草威武大將軍
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世非其世矣文忠持之以定力若泰山之
不可撼既而武廟晏駕逆彬蘊毒惡黨窺伺禍且不測文忠既

拒許泰張洪又投彬以刺蓋束縛之馳驟之使不知吾意之所向
頃刻間而片紙擒之矣此其機園而慮遠倘所謂得園中以應無
窮者耶夫霍子孟之賢與伊尹並稱昌邑之立幾危漢祚宣帝之
立決策幼公文忠不謀于衆一言定策得不世出之主而輔之以
培靈長之運詎非絕代之偉績歟觀公閣中得死所一語則知其
死生常置度外故見事審而持志定非利害得失所能移也卒之
以聖孝所獨鍾當新議之巧合文忠不得不爲之絀矣然執其
所見寧失之偏而卒不以希世取寵謂非大臣之義不可也

指摘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寔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旨改南京吏部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密勿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躉之壬申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之奔喪實首揆矣儲代既而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遜廷和居已上儲與廷和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于廷和十歲至是亦屢遷少師首

殿矣故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孝貞皇太后梓宮于茂陵武宗欲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于左順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者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臣十三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可帝怒廷和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

昇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旁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于數詞矣。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爲儲貳，府部大臣會議于內閣。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武皇帝欲出巡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倖臣恭爲威武副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楊廷和引疾不草勅，蔣冕亦引疾。武宗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必不可赦。武宗皇帝察其誠，歎擲劍起，竟不促草勅。旣而宸濠反，武宗欲親征，乃議楊廷和居守。儲與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可，頗有違言。儲卽止，與冕中途七請回鑾，不聽。上欲于南郊舊壇大祀天地。儲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且天子主鬯，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都日久，又將南幸。儲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中。使傳諭者再四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得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裏河丁夫數十萬俟。

于次饑餓疾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遣之民得蘇息不及于亂
在途三月疏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諸臣受遺詔定策迎世
宗入繼大統與尚書毛澄等往迓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
之既而屢疏乞骸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降勅褒之有張九齡
之忠盡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
兼矣既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家無餘財田不
百餘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耳平日于人之餽未
嘗却隨計其值酬之初宸濠行覬權勢皆有籍誅後閱之惟儲與
王家宰恕不受耳儲嘗欲建一祠以祀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儲
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匠入往竟不能給而止上念其定策扈

從迎駕功未錄廕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
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敦重和平器量過人不矜功不伐善不爲
矯亢堅忍不言人過人無賢愚悉被容接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
若履坦途蔣冕在庶僚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
列詆毀儲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
感之御史王濬請以儲典刑給事中田賦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時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也嘉靖
初言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故縱反者請召置獄以正其罪
如尚書陸完所云儲云余惟致仕去耳終不宥辯人曰是公大罪
劾者不已儲不言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寔楊廷和當制正德

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云。儲年七十有七卒。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上嗟悼久之。贈太師謚文康。太常氏曰。余讀故冊見梁文康所草與秦藩邊地之制。既而又讀其辭草威武大將軍之制之語。未嘗不三復而嘆。始之以危言。故轉圜而不見其難。繼之以法言。故直道而不見其忤。大臣諭君之術。盡此二端矣。寧復有不能違天之患哉。或者乃曰。威武之制。晚卒呈草。余乃嘆曰。何持之不堅也。昔人謂明主可以理奪。能奪之始必能得之。終何持之不堅也。既而見霍公韜王公佐所爲傳。皆力証其未嘗草勅。霍公且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其功。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于人人。或賴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者之云。亦附和而詆之矣。霍王二公前輩雅推正直。必不以鄉曲故過爲文飾也。威武之制。豈當時有此謗哉。至其山藪川澤之量。幾足當休休之臣矣。自古及今。或不多見也。

喬莊簡字

喬字字希大山西太原府樂平縣人祖毅仕至工部左侍郎父鳳
兵部職方司郎中母路夫人嘗感異夢生字少奇穎比成童口誦
千餘言爲文浩渺而折衷理道人多奇之十九歲成化庚子以金
吾衛籍中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司觀政丙午
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冠禮畢俱受
文綺白金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
簾內什用之器類爲所司所取字悉還之民丁未丁內艱歸葬樂
平杜門謝客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養益深祖塋有數百樹
先人手自封植夏有垂食之幾盡乃自爲文以祝遂止弘治庚戌

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子署考功司員外丁巳補郎中辛酉
調文選司郎中日益勤勵門無私謁凡三典考察輿情稱允至于
拔進賢才杜塞僥倖屏退儉壬無不贊行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
有事南郊命導駕齋壇孝廟賓天以執事送梓宮于泰陵正德
改元丙寅武宗卽位祭告天下命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媯
皇商湯王陵及晉代潘諸王陵園事竣爲六事上之一曰恤邊民
二曰厚邊軍三曰廣儲蓄四曰省科派五曰謹守令六曰重祀典
其謹守令大都言山西陝西諸郡縣連年兵歉而令守多非其人
請勅撫按官巡歷糾察痛革迎送之弊勿以承奉趨諂爲能其間
廉而有爲者則在旌舉之列或慎于守已而才幹不及者亦從而

勞勉之若所守所爲俱無可取或幹辦雖優而工于剝削者必行
罷黜如此則人知勸懲士風可正而民病可少甦矣祀典則以商
湯之陵爲水所嚙廟更隘陋不足妥靈也多見采纳戊辰轉光祿
卿專以裁節浮費甦民困爲務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因
言邊官放支官軍錢糧月奏數太繁年終造冊太略請按季奏報
從之是年春六月不雨漕河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瑾用事
公卿多通關字怡然自守後瑾敗獨皎然不爲所汙辛未轉南京
禮部尚書會軋清宮災宇因率諸部寺言近知軋清宮災累朝刻
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歷考前代如魯新宮災漢凌宮
災未央宮災史猶書之以示戒今日之變誠有出于尋常者况值

正陽之月謹按五行傳王者論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故災變之發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若委諸氣數漫無警省其或警省但以言而不以行以文而不以實竊恐天意猝未回也近年以來陛下眎朝勤政之禮尚爾疎略經筵講學之典未見頻繁國本當建而宗藩之簡召不聞名正當先而義子之寵榮益盛番僧異端常留禁寺優伶賤役猶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怨嗟之聲邊方拘留馳心戰鬪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興南京織造之供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重且亟者陛下思所以消弭天變宜莫先于此伏願復眎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

宗室之賢以備眷注黜義子之名以別嫌疑逐番僧斥優賤罷皇店遣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擇簡賢能修舉職業庶可變災爲祥疏入不報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條陳六事一嚴操練以修武備一禁占役以肅軍政一革冗員以寬民利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使用橫取于常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途其都城門之攘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漿之細物守庫者立茶菓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公通可辦私賄難酬以

致府藏不得克盈。拖欠不能完納。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查遵成化以前事例。炤數存留管事。其餘添設者。查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矣。一買戰馬以振軍威。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棚租銀。轅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增添租銀二兩。後仍炤舊不許增添。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直甚高。卽今九兩買補。尚且羸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逾難行。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椿銀固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一定船差。以便進貢。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船隻。國初止爲操江

禦侮而設。後以京師器物取給南京。遂以馬快船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暫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船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船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漂流。造而未完者。有遭風沉溺。車壩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私船回原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船隻日益減少。其薦新進貢。除歲例炤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用至五六十隻者。及欵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往往逃竄他鄉。父子不能相顧。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

送迎。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遵炤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給裝料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船夫驛遞俱可少甦矣。一修船隻。以便差用。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堅固。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併變賣原船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不知快船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陪補過多。深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庶得

工力易舉。而少免賠補之患。及炤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所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船三十餘隻。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多人。夫不得安其生。船隻又為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沈溺深為未便。若將快船炤前量添價銀成造。其舊船不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區淺船隻。以為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船撐駕人。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字號船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前項船隻。查炤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船人夫。就令炤號編僉。撐駕待本號船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船之成造。易舉而馬船之差用有餘。一事而兩便矣。時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宇上疏極論。

其事祖宗不絕番僧不過羈縻遠夷而已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宇論拯得釋上巡游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干關陝以伐虜為名字乃上疏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定宗社俱不報已卯宸濠之變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方寧藩逆謀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寔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律謝安之風喬公在南京與聞宸濠之謀久矣欲觀形勢何待此時然此一着自有可用之時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欲取南京宇廉得其實即偵誅其往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間諜梟之江岸濠計頗洩至安慶為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蕞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謀退

濠之不能東下以此喬公知人哉

兵是夜西北風甚惡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都御史王守仁所敗先是宇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為安慶守備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變銳果能成其功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于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見宇獨以為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先是劉瑯謀為宸濠內應也太監廖巒之姪指揮錠持兵率家丁分佈城中瑯復托為察奸執無罪者殺之城中人情惴惴南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旨罷瑯令南京閉住錠還原衛帶俸至是宇及內外守備官復言去惡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瑯

餽之罪乃命執瑯餽赴錦衣衛錮候宸濠至日鞫問鑾亦責令陳狀時倖臣江彬怙權寵勢焰傾人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不軌心宇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亦欲搆宇使人擔據其事卒無所得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彬所領皆西北勁兵膂力拳勇宇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輿隸一日與彬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宇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宇因佯令

召營兵遲之不至宇曰姑與吾輿隸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或踵其脅或觸其腰跨北人應手仆彬大驚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游市中強買貨物宇隨地令諸人搏之大爲所挫因而斂跡朝行宮司業景某腹大而矮小不便俯仰稍失朝儀彬卽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景荅云司業彬曰司業亦是應拿人數宇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因免拿問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意不可測宇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宇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爲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武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宇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

制變不可
無此作用

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既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太保兼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杜請託錄遺逸，至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賢必進，不肖必退。中外翕然稱之。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甚倚重之。宇亦忠勤靡勑，一請蚤昧朝，一請免差官織造，雖新政無可言，而宇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革弊興廢，効力尤多。與刑部林俊、戶部孫交、兵部彭澤協心輔政。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二千餘員。前此未有也。時方以迎駕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為京山侯，皇親邵喜為昌化伯，蔣輪為玉田伯，俱與誥券。子孫世襲。元等俱疏辭不允。兩京言官交

章請慎名器，保全戚里，聽元等辭封，別加優寵。上命吏部擬上爵名字，言國家典禮賞罰必揆大義。叅之廷論，其有國是未定，人言未協者，必審異從同，以求至當。元等恩命宜如科道所言，聽其辭免。上不能從。時上頗事齋醮，宇乃率九卿言。陛下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摻訪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溷瀆神明，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且天生聖人，為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即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皆繇陛下。一念精誠，隨感隨應，何必佛力可以禳災，道經可以修福。今天災屢見，四方

多警民窮歲凶。官無贏積。而齋宮賞賚。日增月益。此其去正德末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爲陛下憂之。疏入。上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遂封皇親壽寧侯張鶴齡爲昌國公。加慶陽伯夏臣爲太子太保。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泰和伯。給誥券。世襲授萬言子紹祖爲尚寶司丞。字言累朝大臣戚屬。無生前封公者。惟壽寧張巒沒後。贈昌國公。今以父之贈而封其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巒已太驟矣。而子授尚寶。又巒諸子所無者。祖宗之法。具在。皇上當世守之。以垂萬世。上報已有成命。甲申。以災害乞退。優詔留之。旣而大禮議起。字言今日之爲議者。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桂萼

等之議欲考。興獻帝爲厚私親存本生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厚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此國是所難定也。臣等切惟。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祖之大宗。爲不絕。此所謂以義起禮。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者也。今之爭論不決者。獨于名稱之間。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耳。臣等復有一說。我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言載在。祖訓。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考其服制。所稱則所後者。固名父母所生者。亦名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於所後有別。猶存一本之義也。伏望。皇上遵。聖祖律文。定擬名稱於。孝宗稱皇考。於。興獻帝稱本生考。降殺輕重。

皇明朝世編
三
釐然自別。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蕪全而無害矣。亡何又率九卿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璁。霍韜。黜謫馬明衡。季本。陳逅。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以二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寔累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爲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璁。疏入報聞。遂抗疏乞休。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于山林中。朝事更不言及。戊子。詔以前議禮之罪。冠帶閒住。字爲前少師楊一清門生。聞一清卒。從一二僕跨蹇赴之。經紀其家事而還。南京父老識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悉不受。歸感痰疾。于是年十

月卒。年六十八。字從學。楊公于京師時。楊公爲中書舍人。善談經。天下名士多從之游。因而成者甚衆。字特爲高弟。旣而舉進士。又從李文正東陽游。益肆其力于文字間。其所友者。海陵儲公。曠。晉江蔡公。清。毗陵邵公。寶。和順王公。雲鳳。葉城石公。瑤。德行道義漸摩者深焉。爲文不以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沉郁都。自成一家。有克蒙稿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詞。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雉。有作者風氣。性嗜山林。嘗歷雲南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搜奇抉隱。人莫之及。在南京林壑之勝。無所不覽。亦無不有題咏。通篆書。有二李之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別之。家居淳儉。所用皆陶甃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

皇明車世編
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宇長身
偉貌聲如洪鍾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
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
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太常氏曰烏頭附子殺人者也良醫用之則起危拯亟奄人爲螫
守身之士若將挽焉惟恐去之不遠而達權之士或借之爲用收
功甚捷姑毋論遠楊文襄非張永不誅逆瑾喬莊簡非王偉不制
賊彬有世道之責者反諸內真有忠肝義膽絕不以身家權利起
念則雖有所要結以濟社稷之艱危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也烏頭
附子又烏可棄而不錄哉自漢唐末造嘗合衆正以攻君側之惡

矣○親○暱○疎○隔○其○數○不○勝○也○惟○以○親○暱○禦○親○暱○則○其○伺○情○慾○投○喜○怒○
力○敵○勢○均○又○濟○以○人○心○之○公○茂○不○濟○矣○莊○簡○于○文○襄○爲○入○室○豈○其○
授受有自乎然莊簡獨不交逆瑾則知其交也必非以身家權利
起念者矣于揚銳足以徵其知人善任則其銓部之用人可知矣

王恭襄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廠六年署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二年陞山東右叅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叅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正德元年陞兩淮整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宦瑾欲用瓊尚書許進不從三推皆不用卒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左侍郎八年陞戶部尚

書屢乞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高韶論瓊不稱詔謫瓊乞
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年又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
以山西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十月轉
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謫戍綏德嘉靖六年以禮部
侍郎桂萼薦七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
務十一年改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歲久撫按時
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瓊典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
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掃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

民不困徵踰年用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
贏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
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瓊檄縣官曰亟昇
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瓊識體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聞坐
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爽毫
髮皆服瓊精練云瓊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瓊檄清強官一
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
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弊為清乃議輸
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瓊
在戶部陝西司於貨泉出入數目素熟練嘗著論謂國初制親王

皇明朝世續
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較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十一二歲，卽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

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種田納糧，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又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廉用。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故在戶部于邦儲歛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常干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室利官民者，亦

弁州考誤
謂寧使心
腹諸瓊而
彭偶至因

調停行之人服其心計。邊帥乞糧草。瓊屈指計曰。某倉時糧幾何。某倉時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駭服。不敢橫乞。瓊蒞兵部。寇至瓊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盜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助。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瓊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泥。故邊帥不窘。東易以策勛。先是左都御史彭澤在院時。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且曰。吾為君致彼來。君私察之。瓊因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果大罵寧。繇是銜之。會土魯番知瓊與澤有隙。誣奏澤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

留飲挑之
使罵

瓊因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失信。致啓邊釁。乞令法司按寔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事須再勘。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眾不能奪。奏上。朱寧營內旨除澤名。瓊善結權倖。故遷兵部。不二年而進三孤。武皇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為譖禍。立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闡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

人言晉溪
通濠何乃
沮議

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
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
于邊服。按堵如常。瓚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瓚曰。
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
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
罷議。是時宸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
焉。故儲力沮其議。大學士李時語霍韜曰。儲有社稷功。外人不知。
謂是也。是時儲執議于內。瓚正議于外。姦謀乃寢。湖州孝豐縣湯
麻九反勢頗猖獗。淞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下兵部議。瓚呼賫本
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

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卽當
論罷矣。賫本人回傳瓚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爲處分。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聞之。
恣意劫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
浙瓊卽請密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廷光卽命憲副彭某潛提
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
卽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
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瓚之
籌畫云。初南贛鎮撫非人。兇民羣聚爲盜。焚劫州縣無忌。遠近效
尤。凡在虔楚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瓚薦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

請便宜行事。衆笑爲迂。屢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於是時已爲宸濠計矣。旣而太監畢眞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會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瓊知江西寧藩必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爲我具一題稿，旣成，具題勅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懋議選

此載瓊議
與廷和傳
大殊

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反，南都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者。有云王守仁任數，其去留不可必者。瓊會衆于左順門，獨曰：「豎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復十三疏，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卽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其

壻侯爲某部主事入告瓊曰外間人言若此而公堅持此議倘有
不測滅族禍也盍別圖之瓊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
辦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虞爲不旬月守仁果擒濠旣而江彬許
泰扈蹕北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
瓊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
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
兵部議爲地瓊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
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洵洵咸云彬且謀逆
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無敢詣者瓊曰瓊備位大臣天威
咫尺敢不覲乎卽日詣通州主事梁焯詣霍韜曰江彬擁兵駐通

州人心寔危獨王大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大
司馬反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
曰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
彬卽邪謀將士不皆從大司馬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
逞大臣制變之略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焉武宗彌留閣臣楊
廷和已定計擒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
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
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旣而罷歸會土魯番
侵擾甘肅起瓊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瓊督兵擊敗之先是撒馬兒
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入貢未及廷獻而土魯

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虜心未悛，瓊乞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瓊又以甘州等衛所倉糧先年設郎中總理，雖經革去，須有責成。議將原任涼州分守道移住莊浪，分管莊浪鎮羌一帶倉糧。原任甘州分巡道移住涼州，分管涼州永昌鎮番古浪千戶所倉糧。甘州管糧僉事，仍舊管理甘州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千戶所倉糧。肅州兵備副使就近管理肅州衛鎮夷千戶所倉糧。西寧兵備副使就近管理西寧衛各監督管糧通判等官稽考出納，禁革姦弊。及一應軍馬屯田夫站事，報可。時虜寇莊浪，瓊分部諸將于要害遮擊之前後。

斬首十數級，所獲戰馬夷器甚衆。未幾虜復從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解賞軍銀布，猝與之遇，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論死。瓊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出沒靡定，追之則望塵遠遁，稍閒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險巖，倉卒聞警，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方聞虜報已卽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况奮勇先登，摧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遂以深文律之。其于功罪之際，曷繇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陳亾者之家，旌張文明死事之節，庶恩施溥而邊人勸矣。得旨：獲功人員，令瓊犒賞陣亾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寔，奏聞。

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指實參究袁英所犯其原情議奏定奪張文
明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資明年套虜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
禦之斬首六十餘級捷聞勅賜獎勅尋以功加太子太保瓊又言
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故我朝罕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甘肅
藩鎮者也後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窮歸我勢不可絕今
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精
銳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羔刺統之既可
以羈縻虜衆亦可以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稱降而妻
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
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巡官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偽難

測其徒置湖廣以防他變俟番情歸順哈密興復之日再行議處
初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累求通貢尚書王憲遣貢還夷人寫亦馬
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月普哈力一人偕其
使馬黑麻虎力彌翁詣闕稱貢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
乞降乃羈馬黑麻虎力彌翁等于肅州七年寫亦馬黑麻等三人
來索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咱兒入肅州標掠游擊彭濬逐斬之
瓊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彌翁責以大義因械之下獄至是
始遣把提滿可等獻還哈密城池及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木蘭
馬黑麻虎力彌翁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瓊
引諸夷伏階下諭以朝廷威令釋馬黑麻虎力彌翁等令赴京朝

貢牙木蘭故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哈密夷衆付故都督失拜烟荅男米兒馬黑木管轄之未幾速壇滿速兒復遣滿刺米來書詞頗遜瓊曰賞犒之命與把提滿可等同回乃上疏言番酋求通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叵測矧亦卜刺盤據西海大虜住牧近郊使設備不蚤噬臍無及臣已悉計防守矣臣又以爲曩者番夷自與哈密爲仇故不殺其貢使遷置兩廣邇以守臣失計乘隙犯順故暫羈留之今旣許其通貢萬一不悛則當斬其使懸之藁街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若其再來納款惟當量爲賞賚然此皆非臣敢專議惟上裁斷上命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漢克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蓋百聞不如一見閩外之事難以臆制遙度故也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親身履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克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

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亾命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宜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乏糴之急募民廣屯

塞下以濟足食之源俟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爲狹瓦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勘詳澤等之議知其明習時務深加嘆服乞勅兵部蚤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奏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第令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至是瓊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不同舜命禹班師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卽叙古之西戎燉煌卽今土魯番哈密

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永樂通貢不絕臣願
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苗近守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
息民爲便若兵部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牴牾皆未明悉
此中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卽有變擒
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瓊議行瓊又奏盟戎結好春
秋所惡也先年都御史彭澤納賄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一時諸
臣翕然和之獨御史馮時雍言番夷不聞納款乃遣使講好以開
溪壑之欲恐後來變故難以逆覩奏寢不報後果大起夷釁兵連
者數年役民非時春秋所議先年都御史張文錦修築五堡移兵
城守一時諸臣亦翕然和之獨御史王官言當此財力困竭之時

大興工役適足自敝宜候豐年圖之奏格不行後來激成大變夫
二臣之言旣不見采納于當時及事敗後又不蒙曲突徙薪之報
乃反遭曲抑時雍淹滯仕途官被誣爲民乞勅吏部查勘二臣別
無罪犯特賜起用以勵庶官章下所司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
若籠板兒等屢擁衆入寇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
籠板兒及喇唧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籠板兒二族焚其巢
穴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
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上嘉瓊功降勅褒獎鎮撫以下賜銀
幣有差瓊至陝西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來入貢北扞俺
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

侵暴但恐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奏留於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爲具奏留瓊又言固靖環蘭東西相去一千二百里止以一叅將分守且與鎮守都督同居一城防禦未便又蘭州見在修邊而礦徒未絕請以固原叅將移守守備當爲裁革固原總兵不宜下侵細事當如舊復設守備爲便又言平虜城威鎮堡五岔溝與沙湖黃河相連舊有溝渠年久湮塞自五岔溝西南至賀蘭山大水口并平虜城外溝塹俱宜挑濬深濶築堤壘高丈許臨山墩西有沙石處宜修砌石墻下置暗門并東路五岔溝墩亦置暗門以通哨探沿溝每三里蓋房一座爲巡軍棲止之所再于沿溝小大塔兒墩并新興墩各築一堡及將鎮

朔堡展築寬大查勘近山鎮北築堡無田缺水屯軍量移耕牧公私兩便其西南賀蘭山通賊路口舊有關墻仍加修築以防零賊竊入其鎮城西南大沙溝等處邊墻宜築一城堡撥軍拒守務使賊騎不得越軼永爲保障兵部覆得旨俱允行瓊言涼州衛軍三百人番休守洮州者宜存之本衛而以裁革洮岷叅軍所退臨洮衛軍補之爲是固原等處游擊將軍欲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等軍三千克游兵常駐慶陽但河州臨洮秦州去慶陽千餘里及平涼與西安道里遠近不一遇警徵發每至遲悞宜止于左等三衛選取之而遊擊卽駐西安爲便其鎮守都督駐劄固原增官軍三千人自西原三衛固原衛二千餘人外別選安會二縣臨

洮府鞏昌衛鳳翔千戶所及鞏昌平涼二府土達民壯并召募舍
餘以足其數爲當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不同今乃與正奇軍
一槩調遣以致困累宜以原選西安三衛正兵發克游兵原選平
涼衛游兵發克正兵其各府土達民壯令歸本所操種其召募者
亦宜放歸原籍至若遊擊退回慶陽河州二衛游兵如舊歸環慶
河州各守備官部署其退回臨洮及巴韋叅將退回鞏昌各衛官
軍則收入鎮守都督聽用若叅將所退河南衛兵四百五十名則
發戍沙井驛苦水灣各二百人其餘還之本衛如此則守土者各
有正兵防禦征戰者亦有應兵調集此兩利之策也 上從之十
年瓊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

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一邊乃成化中
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
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人今嘗
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
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
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定邊
相接地方挑挖牆塹六十里防護鹽池以通鹽利又擬于花馬池
西北橫城堡一百六十里盡爲挑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接
修邊牆一百八十餘里起甜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壕塹八百
餘百據險以守邊人至今便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

鼓舞將士
之術

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瓊。瓊曰。花馬池一帶城牆。是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瓊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瓊不數鬻。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爲套虜計。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邊務也。今修理牆塹。東南自定邊營。南山口北至黃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畫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八府之粟。大用民力。總制官可罷如。祖宗防邊舊制。今陝

西延綏寧夏甘肅各鎮。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爲便下兵部議。尚書王憲覆曰。瓊據要修邊。分兵防守。誠爲至計。但邇聞虜入套。住牧勢必南侵。恐官革尉權分。各鎮兵調集不便。上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虜情叵測。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官設如故。瓊既入爲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機。衆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即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

灼見虜情

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兵議寔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瓊遇。孚敬手賀瓊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票。旨賞瓊四表裏銀二十兩。明年卒于任。贈太師。謚恭襄。瓊為人多端。任數御物。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南海霍韜曰。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宜戮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閣。舊牘。嘆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榮。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查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溢無詞。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榮。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實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御史

范鏞擅用賊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功。勳與議惜焉。哈密叛。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于朝。

太常氏曰。余嘗謂士患無識耳。識之所至。則才品亦隨之矣。蓋遇一事而灼見其所以然。所當然者。識也。灼見其當然而才。有不足辦之者。吾見亦罕矣。灼見其當然而為之。其品有不至乎。如恭襄者可謂其識之有未至耶。逆濠之初。在廷多為之用。恭襄獨否。至其謀逆也。眾方洶洶。恭襄獨曰。監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為慮。竟如所料。江彬挾武宗以召九卿。九卿皆不敢往。恭襄曰。瓊備位大臣。天顏咫尺。敢不覲乎。卒以制彬之逆。此其識雖賢智之士未易能也。奈何委身權倖。決裂寇冕。而不顧此其識何在哉。無

皇明朝世續
犯邊上攻援三四策、當事者忌之、出知徽州府、招延羣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奢僭條格井然、十五年以守制去、民不忍釋、正德元年補真定府政務、寬大不爲小節、開廣學校、作育人才、公事之餘、日進生徒、授易郡有奄宦竊政、或云當附之、澤卽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卒無交、三年陞浙江副使、五年陞叅政、尋進河南按察使、所在砥廉隅、而氣槩稜厲、各著聲績、六年遼東缺、巡撫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至任、值流賊劉六等部下趙風子邢老虎等縱橫劫掠、勢甚猖獗、於時澄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然盜起、所至望風奔潰、河南尤甚、攻破虞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鞏業夏邑商水舞陽陽武鄆考

過重

昨城延津寶豐魯山泌陽息縣光裕等州縣殺戮守土官兵圍燒房屋劫掠金帛發燬墳墓屍骸地方受害極慘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死焉親藩及守臣俱告急兵部議令宣大遼東諸將郤永等率兵分道赴之而簡命澤與延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澤言十一事一擒斬賊首劉六劉七一人者授世襲千戶賞銀千兩而各賊計奸跡秘非一人所能辦宜昭例分首從如十人共擒首惡一人則爲首陞賞如格爲從者或給銀百兩五十兩或授鎮無百戶以下世襲職事一舊例斬強盜三顆陞一級今賊之兇狠較虜尤甚請自今斬獲一顆者量陞署職一級不世襲二顆陞世襲署職一級三顆者陞世襲實授一級一寬宥勝從者已令自首免

罪而招降賞格未立故官軍輕于殺降而勝從者不敢解散宜令軍衛有司官軍人等招撫賊徒十名准首級一顆以上遞加仍送紀功官審驗發附近官司加意撫卹俟事寧各遣歸家仍復三年一斬首惡賞格已重但強盜能捕獲其黨亦得免罪依賞格給賞宜榜示劉六劉七齊彥明劉三趙風子邢老虎諸賊首自相擒斬詣官投首依律施行或再議處發遣一死事知縣段豸等已荷卹典而城不失守能保全生靈者其功尤在身上宜查勘軍衛有司官能竭力守城攻圍不下者一日量陞一級以上遞加不得以城外鄉村被劫擄其功一軍官臨陣退縮及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已令軍前斬首而總督監督提督奏帶人員率多驕肆阻壞軍法

亦過重

或恃強奪買首級宜一體以軍法從事一有功官軍宜于軍前優賞以倡勇敢請造虎頭銀牌鑿應陞署職一級授一級賞格如遇有功紀驗明白先行給散俟奏報命下齋赴軍前陞賞一副叅等官臨陣不得擅斬軍士多棄將領以逃宜令千總把總所部各五人爲伍編定牌面填寫年貌如有臨陣退縮視將領敗衄不抹者副叅等官就令督陣旗牌及巡視人員拘掣牌面擒赴軍門送紀功官覆審將先走一伍軍士連坐死其餘軍士量加重治管隊官軍炤例降級克軍如奮勇救護成功者雖無首級亦炤例量加陞賞一奮勇當前斬獲首級而死者往往處以陣亡常格甚或與退縮被殺者無異孰有樂于效死自今陣亡官員責令將領查審果

皇明通志
卷之四
彭澤
係奮勇當先。卽引赴紀功官覆審。以應擬陞賞銀牌。給與故官子孫執炤。一山東湖廣山西陝西南北直隸俱與河南接境。鎮巡以下宜俱聽移文一體把截戰守。其有功罪查炤節制事體施行。一舊例武職五年一推選。文職三年一考察。今河南盜賊充斥。而軍衛有司貪酷不才。橫肆誅求。驅民于盜。請令臣同撫按官查訪貪酷素著。虐害軍民者。炤例革罷。甚者提問下兵部會議。以聞。於是尚書何鑑等議以斬獲強盜。論顆陞級。招降賊徒。計名准功。城守不下計日陞級。并給賞銀牌。預鑿賞格。似失太濫。餘從所請。澤因督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不能渡。官軍將併力蹙之。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稍爲遲延。

賊因得渡商水。勢復熾。破西華鄆陵郟城扶溝尉氏長葛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滎陽滎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逸我勞。副總兵馮禎戰死。然賊亦散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隱匿朝王。誤事情。寔止以馮禎陣亡。聞澤因奏西平之捷。御史雷宗以嘗任汝陽。故取道汝寧。欲假威重以耀故治。覆軍殺將。乃由于此。且宗妄預軍機。受藩府賄。當正其罪。都御史鄧璋亦奏辯。謂汝寧之行。阻宗不從。而僉事孫磐固請偕往。知府畢昭僉事王欽等因而留宴。兵部乃請令督理糧餉。侍郎黃珂及紀功給事中覆勘得旨。遣官校執宗送鎮撫司考訊。餘令紀功科道官逮問。分別情罪輕重。以聞。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澤與仇鉞分調諸將追勦。斬獲甚多。生擒賈勉兒楊

寡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時山東南北直隸賊猶張甚河南寇獨平捷聞上降勅獎勵以功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刑部尚書洪鐘被論徵還命澤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澤言討賊事宜其略謂蜀盜兇狡非增兵選將不足以折其姦謀請選京營長箭神鎗手一千統之以都指揮張洪指揮解恒調河南鎮守總兵官時源所部千人及陝西洮岷等衛官軍二千合源洪假以領兵名目庶可制賊又恐賊窮蹙必奔雲貴請令兩省守臣嚴兵防禦并聽節制總兵楊宏雖被劾罷尚堪策勵可仍留之軍餉則宜再發內帑十萬以員外郎張嘉謨主事馬應龍調度賞格亦宜視擒斬劉七等例而行兵部議覆澤

即前節制
由陝湖廣
直隸之策

言多可從惟京軍不必遣宏已罷歸洪留別用詔是之乃令源掛平賊將軍印克總兵官提督四川軍務延綏衛指揮同知嚴勳克遊擊將軍協同討賊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給之擒獲廖麻子者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同知職官陞五級餘皆如奏源復言步兵已疲憊請還鎮更選千人以從許之未幾廖麻子等率其黨千餘人僞降巡撫都御史高崇熙等信之請散遣其衆處之臨江市遣副使張敏等買田造室以授之賜復三年兵部議從其請澤又言狡賊難信給事中安邦亦言宜防變詐復下兵部議令澤等察其誠僞以爲撫勦之宜廖麻子等勅所司羈管從之新寧賊以爲誘已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是時漢土官軍悉罷澤與副總兵時源奏請

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陞指揮同知杭雄爲署都督僉事統
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債事不俟命罷兵逮赴獄敏等革官帶并
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澤因督總兵時源等兵進討累
敗賊遊擊將軍嚴勳追至漢州平壩賊夜走黃連壩衆潰爲二喻
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瑄追之廖麻子奔羅江嚴勳追及于劍州之
清林口棄馬奔山拒戰爲勳所射而傷焉邊軍黃四兒等爭撲之
斬其首澤等以捷聞賜勅獎勵各陞賞如例澤奏四川流賊敗滅
但餘賊首王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奔入通巴山恐其遺患他
日已委官搜勦期于盡絕所獲功次送紀功官造冊奏繳兵部覆
議未獲殘賊宜令澤等協力追捕四川地方濶遠保寧開遠等處

各宜添設守備一人各處村鎮編僉總小甲巡跡流民未安置者
查荆襄舊例處置務令得所漢中即陽或有曠地可設官守者議
處奏聞詔俱從之九年邊平羣盜以功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澤奏請班師詔澤仍暫駐保寧澤乃疏辭總制止以常職行事先
是已詔澤回京矣有援趙鐸劉千斤故事皆緣班師太蚤通黨復
亂爲言者復有是命澤遂駐漢中駱崧祥諸盜果復熾竟藉勦平
會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率衆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
大饑窘人死亾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
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孀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
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卽捕旗甘州門牙木蘭與寫亦

虎仙等專伺我虛。是外挾強番內要原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仇。未敢窺嘉峪關也。甘肅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言不可允。乞炤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廷議推澤。澤徵調廷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有功之日一體陞賞。澤自謂久典軍務。又陝爲鄉土。且已用都御史鄧璋總制及咸寧侯仇鉞皆可任。遂引疾上疏辭。詔不允。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本貫公

幹給事中王江亦以爲言。皆不報。澤復議處四川地方三事。一添設關隘。以嚴巡察。蒼溪縣八字堡火井壩二處宜各設巡簡司。防守雲陽縣鐵檠巡簡司宜改設于五溪壩。更名五溪巡簡司。達縣明通巡簡司宜改設新設太平縣。提調一簡練官兵。以肅武備。四川官兵久不練習。今後領兵官員務令時常整搦守禦地方。州縣僉選民壯相兼會操。以備調用。川北川東二道守巡官宜令攜家久駐要害地方。往來督視。一量增驛站。以蘇民力。廣元縣問津水驛宜改爲水馬驛。添設馬匹。以節龍潭沙河二驛之勞。內江縣安仁驛改入縣城。以便迎接。從之。澤抵甘州。上言甘肅等處素稱強鎮。頃緣將領貪婪。坐困軍士。以致弛備喪師。請侵尅糧四百石。草

八千束銀二百兩以上者處斬以徇不及數者永成邊有千方鎮重臣者効治兵部覆議從之時值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索金幣澤以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令通事與三都督賫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奄克字刺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城池與滿刺哈三澤因奏通事馬驥等往工魯番要以重賞其酋速壇滿速兒悔過效順乃付哈密金印及城池命都督滿刺哈三寫亦虎仙掌守之召監守頭目火者他只丁還仍獻所奪赤斤衛印哈密王速壇拜牙即尚匿于其弟把巴又營因其兄弟不睦故未釋也必量給賞令頒之族衆以相和輯事乃

令彭公不
還或猶能
善後

就緒兵部覆議以請詔都御史鄧璋先將有勞之人量加犒賞仍責令原遣通事馳往撫諭務令釋速壇拜牙即還于哈密其賞賚事宜悉具以聞巡按陝西御史燕澄言總督總制事權相妨於是命澤還京陝西地方并哈密一應事宜俱令總制鄧璋以理澤遂回掌院事是十年三月也澤言給事中羅方御史劉成德各奏稱胡世寧克軍胡守約爲民干法未當切惟君天下之道親親固所當先而體羣臣之義殊不可廢宮中固所當厚而府中之正法亦不可偏今世寧以忤宗室守約以忤內臣致遣官逮繫詔獄復加重譴而寧王之事竟付不問史宣之罪亦從寬宥似于體羣臣之道有所未盡宮府之事少有異同故言官交章論奏蓋公論之不

容泯也。况世寧先任知府，循良有跡，守約任縣，撫馭有方，是其平日有功可錄。宜俯從言官之請，將世寧等依擬復職，或量移一官，俾得效用。庶于公論協孚，情法允當矣。不聽。旋命澤提督東西兩路邊關，署都督同知金輔都指揮陳珣克遊擊將軍，率京營七千餘人防禦虜寇。時猴兒李誘虜衆將南侵，以僧法順者爲間諜，守關卒獲之。巡撫都御史臧鳳以聞，下廷臣議。故有是命。癸卯，以虜遁班師，召澤還都御史。臧鳳李瓚仍住各關防守。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率衆出禦之，敗沒。先是夷人之僑居肅州者名阿刺思罕兒，失拜煙哈之屬。多土魯番姻黨，而寫亦虎仙尤桀黠。名雖內屬，寔與速壇滿速兒交。

通。凡土魯番之羈速壇拜牙郎及據城奪印以要重賂，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速壇滿速兒，將殺之。乃求火者，他只丁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疋，期至肅州界之。且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乃遣寫亦虎仙及其壻馬黑木入貢，以覘虛實。因徵其賄，守臣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兒爲火者，他只丁弟懼其爲變，乃併其黨。虎都寫亦羈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火者他只丁遂復誘奪哈密城，請速壇滿速兒移居之。分兵脅據沙州，糾衆入寇。至兔兒壩，寧與叅將蔣存禮都指揮王榮王琮各率所部往禦之。寧先進至沙子壩，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存禮等。令不得合。寧勢孤援絕，遂爲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七百人。賊旣敗。

我軍又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駝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遣阿刺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執阿刺思罕兒等并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防守，鑑等故縱之，令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方聞寧敗，城中洶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衆夷果欲爲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于市，以徇，并繫其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爲我所乘，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入貢夷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撫都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并及鎮守太監許宜、總兵官史鏞、都御史李昆、兵部議覆得旨，宣鏞、昆降勅切責，存禮等俱戴罪殺賊，自效，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略者往經略之，遂命澤提督陝西等

處三邊軍務，鎮守寧夏右都督郤永克、總兵官尋傳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鎗、兵部尚書王瓊奏速壇滿速兒譯以許段匹爲詞，辭多狂悖，請查究輕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詔是之，澤請以太僕寺寺丞吳廷瓚、義勇後衛署都指揮使解恒等四十四人從征，許之，未幾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敗土魯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遺書求和，巡撫都御史以聞，且請罷兵，于是澤與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郤永先發，令暫駐甘州近地，俟事寧乃還，王瓊劾澤欺罔，禮部尚書毛澄力掄之，澤竟罷爲民，詳見瓊傳，十六年，御史楊秉忠奏瓊害澤罷免，乞起用

余意各部
皆宜然

澤以從人望特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澤又請率本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犁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舉行上嘉納之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邊牆不行而寢士民失望至是澤言邊牆當修不止一清所奏爲然卽諸邊鎮若薊遼宣大固靖甘肅等地宜悉下守臣親爲經略度遠邇視高下迨農隙責才吏程工飭材務濬築之使牆垣高厚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爲經久之計已而巡撫綏右副都御史姚謨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牆乞發內帑三四萬兩爲催役之需上皆可之澤又言山東河南湖廣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山西及南北直隸地方賊寇未息乞

勅諸司精練卒伍遇警卽厲力疾戰有匿不以聞或練兵委非其人者不輕貸其屯塞河池毀淤者鎮店關市墻垣傾圯者及時繕治仍立保甲令蚤暮伺察毋得縱奸有犯者連坐庶幾姦宄可弭又請申飭隣近瀕海諸守臣撫理苗蠻申嚴海禁以杜釁端上俱從之澤又言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繼因舊邸諸人曾効勤勞各陞職級槩致禁近中間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念明詔裁革不可反汗勿以藩府之私勞致妨天下之大計通行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炤祖宗非軍功不襲例止許各終其身著爲令申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

船司管事御馬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閒住澤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傅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餓虎之欲甚于飽虎况交代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顧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愆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問傅倫牛榮令炤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寃糾劾

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者不必頻數更易尋復傳旨以張弼劉瑾分守涼州居庸關復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奏定武舉條格至今行之時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太監趙欽不法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餘黨下吏分守仍推補時錄定策功封拜恩廕太濫澤言近者封拜恩廕多至五十三員官爵太濫今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詞至于再廷和冕紀雖准辭伯爵改廕指揮費宏雖准辭指揮改廕千戶俱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恩旨未見賜允臣等切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况節經言官論奏咸以爲宜聽其辭乞念諸臣辭

免之懇切俯從科道論奏之頻仍痛革錦衣衛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爲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應得文職係內官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姪俱不必槩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如有同心協力平定禍亂者量應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于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心兼盡而兩全矣得旨稍裁初命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澤亦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構引嫌乞休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採奸黨訐奏王瓊張宏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

正論

搏擊當路爲名真奸人之雄不可不治既而科道交章劾澤阻塞言路澤疏乞休奉旨卿所論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其安心以副委任澤又言給事中張僑前劾尚書趙璜欲伸徐景嵩私怨僑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之不能下澤所誣不足辨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上曰言官論是朝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有沮塞澤因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言頃者僉事史道劾楊廷和嚴旨下之獄至廷和疏辯及彭澤誣奏則溫旨慰獎諄諄數百言信容悅之臣塞敢言之路非聖世所宜有疏下有司御史朱寔昌言澤因道之奏又緣是爲考察之法以阻言路是因噎而廢食惡水之泛濫而欲障之也因論澤當一面

當時如此
處分議論
遂息

之寄則有餘處本兵之地則不足南京科道彭汝寔等亦以爲言
給事中李學會等御史汪珊等連章極論澤阻言路吏科奉旨勘
詳言澤與學曾等所論皆是言皆過激陛下已鑒澤之忠矣宜
促使視事科道進言者人各有見仍聽自陳事當合奏者仍聽連
疏上是之詔澤遵前旨供職科道言事如故務秉公直無自疑沮
澤言團營兵弱亟宜簡練臣衰病不能兼理乞改命大臣一人專
其事又宣大山西邊務侍郎臧鳳提督而不稱總制非所以重事
權宜易勅與之團營兵宜命武定侯郭勛更番嚴練以備徵發侍
郎李鉞總制三邊勞績頗著久任則有成功天下兵備必慎選才
者一方戎政所寄用之以備諸邊巡撫之擢不當循資及徒用謹

愿之士上命澤仍總營務其宣大提督仍炤原勅八月上命
兵部授舍人蔣昶錦衣千戶吳振武愛俱百戶澤上言泰等固皆
戚屬但去年已封蔣輪伯爵蔣珊蔣壽錦衣指揮今無故加恩
泰等恐恩典太濫不可示天下不從九月以疾乞休上以澤老
成練達方切重寄不允復屢疏乞致仕上曰卿先年總制勞績
茂著起用以來精忠體國特允所請加少保寫勅獎諭命馳驛還
月給米三石人夫四名歲時以禮存問六科給事中黃鐘十三道
御史潘倣等交章留之曰澤竭忠効勞三十餘年初征河南再征
西蜀皆抵平定入掌內臺風紀大振正色立朝姦慝屏迹偶以疾
辭而遽許之甚非委任老成之意方今盜賊未息虜報交至當有

事之秋而遽棄有用之臣惡乎可哉疏上不聽蓋澤之去實爲兵部尚書王瓊所擠舉朝雖惜之而不能留也
太常氏曰彭司馬迅掃河雒川巴之賊何其易也經略哈密誠爲失策以戎夷之貪利變詐豈貨賄所能結而使之永不渝盟者乎蓋中原之盜以無賴行之非有節制亦非有大志也始驅市人而當其鋒則張如豺虎召勁兵以扼其吭則如摧枯折腐之易矣爲司馬雅有執持止鎮守之數易論恩典之大優有大臣之風焉其請將各司政務建白所允行者犁分臚列編帙舉行更切實用余以爲并所報罷者亦宜附著不當行之故于其間使讀之者知前人皆已審其得失不必更爲無益之條陳矣

張文忠字敬

張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允三娶而生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允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孚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于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旁析時務孚敬于書鮮所不窺而尤精于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謁選吏部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孚敬于支大異之曰母選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卽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世無比孚敬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四十七矣世宗自興來卽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

文忠亦只
遵祖訓兄
終弟及之
文足矣

于上兄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皇母武帝曰皇兄而稱與獻王曰皇叔父與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與國太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為據上意不懌字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于是連駁禮官疏乃令合議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獻皇帝時字敬已去為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

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字敬之疏上舉朝揶揄之毋有與往還者乃上則心益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為議及疏如字敬旨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令遷亦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字敬前後疏上之朝奏夕報可且召字敬萼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字敬等為僚俱乞骸亦不聽字敬萼復上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衙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字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

必此一爭
而前議之
正始見

被管汙自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同貴，幸乃相暱，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于尚書李鉞，鉞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孚敬卽上疏言宏刦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爲禮部右侍郎，尋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萼始也。獻王旣以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孚敬萼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游江南，而至是武定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

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使，及省曹椽，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爲之居間，錄併劾勛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傾侯勛屬。孚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違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成，而顏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爲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璽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手益愛重，且念御史縱非璉，莫能制，旬日間進。孚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

此則近于
迎合

申商術也
非此無當
明主意第
私交果能
絕否

此亦迎合

孚敬募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曰忠誠靜慎。繩愆糾繆。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鷲。而性特廉介。孽外示緩而中寔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留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上于是出粲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孽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上

迎令太甚
矣

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余喜荷天眷。資賢作邦。玆賜玉帶。鱗衣。上既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孽等副焉。既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孽已爲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受。而熊浹黃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削奪官爵。有差桂孽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逐故咎孽都御史。某孽知府。某遣戍。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艸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間者覺不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孽爲之構守仁奪

志得意滿
乃其本色
低處
即其黨亦
易生嫌隙
矣

世爵而投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尊亦不能掇也。當孚敬之入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密問往還。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上。所禮重。然信之不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萼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萼隙。三人鼎而相牴。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謂三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閒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聖明嚴

諭。毋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已。意蓋指一清也。于是一清奏辯。謂孚敬惡聶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于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過。粲內感一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以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勛同爲帥。遂訐發勛貪汙迹。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毒。于是言官擊勛。勛故以大獄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于萼則否。萼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御史擊勛。章于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掇勿聽也。

英明

有見

一清泄之縉縉以語粲。而是時桂萼尤爲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尤勅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梟鳩之資。桀鰲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阻擾。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于是一清疏辭。上優詔勉。懈于孚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孚敬。萼與以動搖也。而給事中陸粲果有疏論孚敬。萼罔上行私。專

一意奉公
守法之效

以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仇。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狠戾自用。執拗多私。其術尤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寔深刻。忮忿之毒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深責孚敬。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萼。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蚤奏聞。逮下緹騎獄。杖謫荒裔。居二日。榜示朝堂。明孚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齟齬。孚敬既陞辭。而上密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孚敬。故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于是詹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悞主大罪。因自劾乞歸。上溫旨留韜。一清

猶存厚道

豈永嘉竟不放過耶

以得失為患者不禁摧折如此此永嘉欺君

上疏辯。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毋給假。因復為桂萼辯。寃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中貴人。永既用以黃金器。酬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一清為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上疏。密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豈非天乎。邑邑疽發背。卒。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

保謚文襄。桂萼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亾。何召還職。然氣黯然。竟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心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孚敬白之。上悉議從。韋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為快。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使孚敬議。孚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者。多。貪。橫。為。國。蝨。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已。任。事。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于。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識。者。猶。以。為。宜。而。至。減。樂。舞。裁。邊。豆。表。天。下。惟。人。主。尊。而。儒。者。不。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摠。至。是。而。以。嫌。

諂甚

上意只本
周人尊祀
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
王以配上
帝意

諂請改。至。再。上。為。易。今。名。字。義。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遺。墨。扁。其。堂。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豕。上。尊。故。所。讀。書。姚。溪。書。院。做。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于。居。第。復。為。崇。閣。以。奉。誥。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郊。祀。配。天。之。禮。稍。抵。牾。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太。宗。配。孚。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丘。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為。不。可。三。四。往。復。甚。苦。而。孚。敬。執。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于。是。太。宗。始。不。得。從。祀。配。天。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給。事。中。夏。

僉人一得
志即造際
不論思怨
矣

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叅政黃卿以孚敬之不悅而調黨以平以孚敬之說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劾孚敬喜怒任已好惡拂人。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為停卿調以平他補孚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上溫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薄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始。以是孚敬與彭澤皆恨之莫能間也。而上猶優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親蠶地賜名醞瓊饌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論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

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稱美朕冲昧世事未經卿之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其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避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奏毋拘時而來面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祖宗丕訓孚敬復請慎選歲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為嚴切亾所寬假監生詹祭有所恨于徐縉縉已為吏部侍郎祭乃摺摭縉他事奏之下都察院孚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珠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

文忠以此
為已絕私
交之驗

怒爲罷縉而特伸榮。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鱗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餅，手勅以資吉禮。久之，行人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寺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却而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懷以語孚敬，謂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孚敬以爲然而澤，乃語侃少傅甚善。君疏上當爲從吏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寔使之侃疏上，旣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

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許而趣上之，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攘臂稱言寔使侃言，拍案罵鋐。幾欲拳毆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澤于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侯勛輔臣鑿等鞫，具得其狀。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伎罔。於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上摘令致仕，而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爲編氓。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旣陞，辭賜公服牙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言罪狀。上爲撻寅以安之。孚敬歸甫五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母于

是上復遣行人齋璽書馳召孚敬遂趨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亾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覘上待孚敬意稍怠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出東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辯謂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揄揚過情下兵部覈寔罰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衆之譽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強辯飾非媚嫉愈甚頃上諭以舉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

機中之曰曲法曰媚人且票擬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知鰲忠讜而勒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僅予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亾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世宗有爰立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后日益重顧有所宴見昭聖猶偃然以故事裁之上忿忿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蚤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上旨恐甚而燕中少年亾賴蜂起爭持脇其金帛無筭後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嗣息意屈節爲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

持正

族其家孚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悉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官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無修忤于言者而吏部尚書汪鉉迎其意于魏良弼秦鰲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

尊天子重輔臣其勢相因嫌疑當避

矣孚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楊一清桂萼皆為撫安計而孚敬獨特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薦劉源清郤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間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桂孚敬口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孚敬胡遽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寬之勿與較孚敬抗辯不置且言向所與同志萼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復而好辯誰為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孚敬脉已而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未能茲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

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乎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所以優
崇禮加于他相其初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
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遣錦衣衛千戶
劉昂視其疾疾愈卽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
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
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
李氏京選馬氏補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車
率后妃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幽宮于長陵
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昂視卿卿果

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卽星夜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母使朕眷
眷無已。是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賞
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復歸以皇第一子生遣人
賀表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時上
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
冢孚敬子四人皆官遜志遜臣遜膚皆夭遜業以尚寶司丞數躋
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

太常氏曰當時議禮諸臣繼統不繼嗣一言定矣然于統嗣二義
猶未深究竟也夫帝王相承曰統父子相繼曰嗣故論正統者自
夏商周而後輒以漢唐宋承之雖異姓弗問也所以爲天下之公

也。嗣則必于父子之相傳。故曰為人後者爲之子。雖非已出。蓋取而子之矣。孝廟自有武廟爲之子。武廟不得子其弟。則世廟之考。睿宗而伯。孝廟兄。武廟人道之至情。萬世之公義也。帝王之稱。則全論統。不列承傳之緒。而虛擁帝王之名。然乎否乎。且睿宗未帝。則世廟可言繼。孝武之統。既帝。睿宗而世廟後之。則武廟之統已移。何言乎繼也。天下寧有二統乎。則當時諸臣未之思也。已且殷室繼承三十三世。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者。幾半。史不著其追封一帝。豈史之遺耶。典禮所關。甚大。彼時史臣不應疎漏如此。又豈皆同父兄弟耶。亦或大統有定。不敢以天下私其親耶。皆不可得而知也。

李康惠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士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承勛深略。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調謀。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承勛卽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淞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勦。

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承勛功誣承勛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會吏部亦舉承勛治績顯著超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承勛條陳邊弊其一閱跡太頻之弊謂閱視邊防祖宗舊制孝廟時委巡按御史三年一閱邇者建議不一或欲時遣一官或欲每年一舉項背相望更代爲擾乞遵弘治年例其一起解降夷之弊謂遼東夷人與北虜不同或親戚在我中國或華人被擄者慕義投順其情可原幸賜詳驗如果有因而來則留之否則炤例解京其一極邊科擾之弊謂開原地方

殘破已極軍士存者十纔二三而太監劉岑分守其地重爲民害宜亟召還岑等缺亦不必更補兵部覆劉岑已取回其他言皆可采上從之戶部又覆承勛奏請本鎮贖罪米石折銀以備軍儲報可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貳携我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自守將孫崇不遠烽堠僅依城掘壕塹自守而沿邊延袤數百里皆爲夷虜射獵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請發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府銀十萬兩于遼東又召商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引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

鎮守至是始裁世謂永嘉之力載嘉魚何

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東園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太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務。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愬承勛欲併中。胡世寧承勛辭營務。不允。先是六月黃河水溢。犇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及承勛語詳。世寧傳嘉靖八年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叅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凡此皆破。祖宗

也

奪內監兵柄尤難所關尤大不止省冗食

法依城社坐耗國。餽民膏血。衆束手閉目。莫敢呵問者。承勛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承勛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立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錄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承勛議。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之。承勛條陳備邊五事。以北虜自去冬。黃河凍後。大半入套。其餘尚在河東。則今歲邊患。陝西最急。宜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遙制。急者或以警戒而得安。緩者或以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鎮巡等官。嚴

皇明車世紀
謹隄防以戒不虞。一甘肅孤懸河外，山少土多，且逼于虜患，不敢耕墾，歲入不足，必須仰給河東。成化弘治間，糧輸本色，驛站編河東人應役，以是河西富饒。今糧改爲折銀，分散有田軍餘糴買名爲和糴，領價則扣剋而不足原數，收糧則加耗而日增二三。雖曰養軍其實害之。其驛傳解銀頗爲兩便，但毋令逋負以濟河西之亟可也。仍宜每歲于常數外發銀二十萬兩，令管糧郎中於河東蘭州糴買收貯以備河西不測之變。又甘肅所患者回夷，而今加以亦不刺、甘肅舊患孤危難守，而近歲套虜往返必經莊浪界內，被其殘害必須別爲議處。或設險添墩，遠斥堠以清野，使虜無可掠，或聚兵截殺，使兩寇不得交合爲莊浪患，俱宜令總制鎮巡會

議以聞。一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朵顏三衛而朵顏尤近京都，往昔永平薊州不聞有警，自陳乾失律之後，花當之勢浸驕，其巢穴佈在紅羅山前後，與建昌營密雲永平爲界。然此地因彼駐牧，北虜亦罕能至。善撫之則爲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宜行彼處鎮巡加意防守，犯順則勦殺以挫其銳，貢市則恩信以結其心。一雲南地方自安萬銓擾亂之後，軍民困敝，近聞臨安府盜賊生發，勢甚猖獗。安南國王素失人心，被伊叔專制，其國稱爲老王。邇者逐其應襲姪於老撾，投住已經彼處鎮巡官勘處。至今未有回報，內則盜賊頻起，土官僭亂，外則南夷不靖，邊釁將開。古人謂智覩未萌，况已著乎。宜行鎮巡等官彼此協和

皇明車士紀
共圖政理。開誠布公。撫捕兼行。毋得輕率外交。納侮小夷。一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經制之常。可以預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不時之需。難以逆知者也。弘治以前。各邊糧料皆百萬以上。蓋非一日之積。正德以來。費用殆盡。各鎮倉廩皆空。耗費滋甚。且如平歲米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軍何得不貧。凶歲米每石值銀三兩。軍多餓死。乃如數給之米。無可買。而軍亦饑死。是官銀三兩不當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求其可以濟今日之亟。而不大損于財。其惟預乎。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

石。大收或倍之。比以三兩折米一石。則在官獲三倍之利矣。大抵邊鎮米價。不論豐凶。冬月猶可。一入春初。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居。率致巨富。誠使帑有羨金。米賤糴市運而給。折于軍米貴則放本色。而積銀于庫。斯官軍兩便。而商賈無所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將以下。又與大將異。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寔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至于好名刻薄之徒。決不可用。其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大將惟貴其持重。有謀能節制。徧裨而不專于勇。副叅守備固當選其勇。然不廉則地方受害。游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銳。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巡撫等官。將原任副

第此輩皆
由小而大
以次遞升
安能拘拘
分別

皇明車世編
卷之四
李承勛
參以下從公開註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
將領者保舉擢用其大將有不稱任者科道指實劾奏罷之奏入
詔邊備事宜卽行諸司作速條奏從實舉行毋得遲悞十年議耕
桑禮承勛言耕籍視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
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
滋殖刑罰罕用伏望皇上取以爲法用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
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卽思曰
得無有製錦繡導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卽思曰
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夫者乎享玉食之豐卽思曰凶年
饑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卽

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
實心愛民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
傍皆可植桑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
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
于農桑者無一不具有害于農桑者無一不棄則衣食足而禮讓
興教化隆刑罰措矣疏入上嘉納之時議郊禘又詔問承勛以
傅經術順人心對承勛又條陳足食足兵八事足兵有四一日選
京軍以壯根本言京師爲天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
環列周防嚴閉將領必勳舊世官卒伍必壯勇精練器械必犀利
鮮明至于各營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所揀選號十二萬今將領

卒徒武藝操演果皆得其人否乎。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選其將領足其軍伍精練其器械然後緩急有賴。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重也。二曰止操調以寔內地言永樂初調發各省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其後踵爲故事本地無軍可守前項班軍在京止備做工之役在邊止給將領之私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刻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以臣計之省行糧以催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工人何慮邊軍之寡此班軍之調遣所宜革也。三曰足衣食以恤邊軍言戍邊之卒烽火斥候終歲不休鋒鏑死亾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卒勞逸百倍又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宜令戶部查議糧餉按月

支給不許將領剋減令寔寔惠邊徼安則天下安矣。四曰振紀綱以申軍令言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而紀綱不振願皇上奮軋斷申明軍令選將領束以什伍相聯之法明教化導以親上死長之義信賞必罰而痛革姑息之弊則威惠並行紀綱振肅矣。足食有四。一曰謹收納以清宿弊言各州縣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日玩愒廢時臨兌追併宜令所司申明舊制依期收納炤期起運。二曰便輸納以甦民困言國家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賧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賧二三石者有之黑荳之類每石不過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欲

民之無逃，亾死徒得乎？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同卹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一體叅治。三曰定經制以裕國用。今天下所入糧稅總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俱宜查其的數，分爲二目，務訪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通融議處，撥彼補此，務使所出不踰所入。若有災傷蠲免，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補足，以備軍國之需。其餘雜用一切不得靡費。四曰致中和以感化機。言今天下之財公私俱困矣，其故何也？大抵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不時，雨暘不時，由天地之氣未和也。推原其要，則在乎人君一身。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大而賞慶

刑威小而頌笑言動，必協義理之當，以致中和之極，則何患雨暘不以時而萬物不得所乎？故臣于理財之終篇，以此爲聖明獻

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勘議以聞承勛又條知人四事一稽寔跡以寔考語凡監司官填註官屬務悉心訪察據寔開坐每官必著心術邪正操守清濁年力壯衰才識長短務使情僞莫逃名寔相副一慎舉劾以昭公道凡風憲官論勘內外臣工務稽考履歷果干公論方提寔劾奏其貪污有實迹者不但去官必依律例叅提治罪如有報復恩仇者抵罪不得以風聞爲解其曖昧難明之事及六品以下不職小官毋得一槩煩瀆地方官有人品不羣政績卓異者府佐州縣官俱及三

年知府以上及一年方許具寔保舉亦不許泛舉以混賢否一專職守以考人材除撫按官責係地方舉刺所屬外其巡江巡關巡倉巡鹽巡茶巡馬提學清軍等公差御史必與所屬職業相關方許指寔舉劾不許槩行以攬事權一謹拾遺以定國是近科道官凡遇考察既連名論劾又各具奏數十餘人多致虧枉請候部院考察榜示後有不公不當者許南北科道指寔論劾疏入得旨覽所奏深切治體考語炤舊務要據寔開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寔糾舉慎舉劾專職掌二事依擬行承勛疏乞休且陳時事所急曰臣聞忠臣之義死不怠君今臣體困沉痾分當求退而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賊數百

人耳倚山負固如穴中之鼠計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衄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宗劉輩皆用近塞壯丁賊中脅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略何如耳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苾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其安置乖方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永順土兵進討所過剽竊慘于盜賊且新自廣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嗟念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斃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于塗炭臣竊哀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浹惟安攘

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丁三十餘萬。用銀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效。始也謀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止。靡費孔多。臣愚以爲宜令羣臣知水道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復。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周禮宮正綴衣。皆以賢士。漢宣用龔遂。如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守。且然而况他大官乎。唐宋有轉對論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羣臣面詢得失。蓋事之委曲。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惟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

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參以唐宋故事。恪遵祖宗家法。天下幸甚。上仍憫留不允。以其疏下所司議。承勛又言。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今府衛州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不能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以故科差一日。重于一日。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不得下流。下情雖苦。不得上達。寬恤事件。廢格不行。蠲免稅糧。重複征擾。伏望切責撫按諸臣。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官厲民者去。宜民者留。事厲民者罷。宜民者行。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有論列。則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展布四體。于官之失職。事之失宜。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向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所蔽。尚何憂人之難知。民之未安哉。然自古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于良善。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不利于私室。使所言容有一二傷激烈。行事或有一二稍過人。必從而詆之。萬一譴怒加焉。則衆相戒。而志意隳阻矣。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理。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許臣等參寃罷黜。以爲辱臺之戒。疏入。上嘉納之。承勛又言。每歲徵收秋稅。例于十月開倉。今已九月將終。若將戶部會

議然後通行。竊恐貪汙官吏糧里人等聞之。卽肆行催徵。以圖侵剋。請多用黃紙備抄。聖旨馬上差人分投齎去。被災地方交與撫按。徧貼鄉村。明白開載。應全免者不分起存一體全免。原勘被災九分者免九分。止徵一分。八分以下俱照此例。比之舊例十分免七分。九分免五分。止免存留不免起運。不同有司如復踵前弊。黃放白催。有名無寔者罪之。其或奉職無狀。不能糾舉。則撫按官各任其責。至于不急之務。一切停止。鬻爵援例諸弊。一切報罷。庶天變可回。民生可遂。上皆從之。初御史王朝用奉差巡鹽浙江。過家與鄉人柳瓚有隙。瓚遂誣奏朝用居鄉淫縱。贖貨等事。上命逮至京鞫問。因戒御史差遣。俱不許枉道還家。違者聽所在官

司舉發隱匿者罪同。既而承勛與胡世寧言宜存大體，乃遣錦衣衛千戶張恩往會巡撫都御史勘之。至是始白贖誣狀，具治以罪。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越關累及有司，科取里甲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院逮問處分，如例報可。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言：寧夏墩臺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一虜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繇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南寧夏地界折墻入境，騎以四五萬計，飛塵數十里，略無畏忌。向後北虜或畏大王子勢衆移營西入莊浪住牧，與西海達子連和。東西侵犯，則不惟寧夏孤懸河北難守，而甘肅地方又爲斷我右臂矣。此今日西北第一大事，乞蚤爲議處設備，毋使臨事有悞詔。

下兵部。于是承勛覆奏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爲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臺堡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數十年間，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修邊爲諱，遂致墩臺廢棄，耳目閉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爲虜行通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寧鎮。欲固寧鎮，必先修舊邊。瓊所謂西北第一大事，誠不易之論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請發官銀十萬兩于寧夏，責令鎮巡守備諸臣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擬行承勛著名望久，上稔知之。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

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沉毅果斷優于經濟提兵南北曉暢軍事
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及起爲掌憲本兵上方銳意圖治所信任
輔臣之外獨承勛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數人國有大議輒咨及
承勛等承勛亦孜孜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及卒家無餘資
蓋亦其學有源委然也
太常氏曰康惠干事平和而妥當故其志得行所革錦衣旗校內
府詭匠悉犯城社之忌所最難者清查騰驤四衛之詭冒依附前
人屢請之而不得康惠卒行之蓋其言足當聖衷而煬竈者不
得肆其術也其論潞城苾部之用兵與徐沛黃河之役皆正論也

